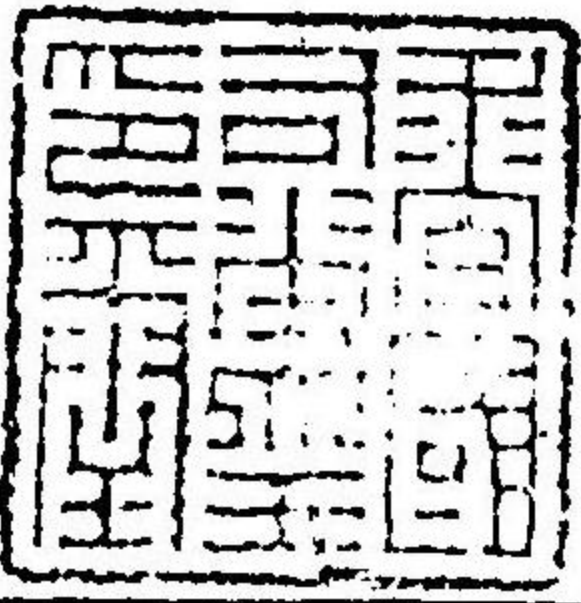


三色扇

虎豹
鳳鸞
飛

923.
H 588 g
4



修身之事莫善於過而不善於改莫善於過而不善於改莫善於過而不善於改莫善於過而不善於改

點評 五色石卷之七

虎豹變

撰哀文神醫善用藥 設大誓敗子猛回頭

桑榆未晚東隅有失還堪轉習俗移人匪類須知
不可親忠言逆耳相逢徒費箴規語忽地回頭自
把從前燕僻收右調木蘭花

人非聖人誰能無過々而能改便是君子每怪那不
聽忠言的人往々自誤終身有勉強遷善的人又往
々舊病復發豈不可歎可惜至若勸人改過的見那
人不肯聽我便棄置了不能善巧方便委曲開道更

評 五色 虎豹變



原評可殺
放蕩無賴
以賭為最
甚而少年
子弟之易
耽者亦賭
也賭者誤
身壞家之

有那善巧化人的。到得那人回心。往々自身已死。不及見其改過。又豈不可恨可涕。如今待在下說。一箇發憤自悔。不蹈前轍的。一箇望人改絃。及身親見的。與眾位聽話說。嘉靖年間。松江府城中。有箇舊家子弟。姓宿。名習。字性成。幼時也曾讀過幾年書。姿性也不甚冥鈍。只因自小父母姑息。失于教導。及至長成。父母相繼死了。一發無人拘管。既不務生理。又不肯就學。日逐在外游蕩。便有一班。間人浪子誘引他。去賭場中走動。從來賭錢一事。易入難出的。宿習入了這箇道兒。神情志氣。都被汨沒壞了。當時有箇開

原評更可
殺賭哄人
者如癩長
民投中諸
夥上可惡
一入賭場
則忽染放
皆然矣豈
翹宿習而
已哉故惡
賭家之誤
往々配女
惡郎寔是

賭的人叫做程福。專慣哄人在家賭錢。彼即從中漁利。宿習被人引到他家。做了安樂窩。每日賭錢耍子。原來宿習的丈人。乃是松江一箇飽學秀才。姓冉。名道。號化之。因屢試不中。棄儒學醫。竟做了箇有名的醫生。初時只為宿習是舊家子弟。故把女兒璧娘嫁了他。誰想璧娘倒知書識禮。宿習却偏視書文為仇敵。一心只對賭錢擲色。其所不辭。扯牌尤為酷好。終日把梁山泊上數十箇強盜。在手兒裡弄。眼兒裡相。正是

別過冤家子曰
撒下厭物詩云

百年愁恨 璧娘亦其 一人賭的 好賭的矣 皆然矣妻 子之愁困 可想之矣 好賭的得 面目寫得 妙

只有紙牌數葉 是他性命精神
璧娘屢次苦諫丈夫宿習那裡肯聽時常為着賭錢
夫婦反目再化之聞知也幾番把正言規訓女婿爭
奈宿習被無賴之徒漸染懷了反指讀書人為撇脚
紅鞋子唉老成人為古板老頭巾丈人對他說的好
話當面假意順從一轉了背又潛往賭場裡去了你
道賭場裡有甚尊卑憑你世家子弟一進賭場便與
同賭之人爾汝相呼略無禮貌也有呼他做小宿的
也有呼他做宿阿大的到賭帳算不來時大家爭論
便要厮打宿習常被入打了喘着丈人並不歸來對

真狀可觀 原評說盡 惡狀則勝 輸了則費 盡了則贏 銀錢輸了 而後悔了 了而後悔 輸了則費 家以輸而 誤身兩足

妻子說正是
學則白屋出公卿 不學公孫為皂隸
習于下賤是賤人 安得向人誇骨氣
看官聽說凡好賭的人如被賭場裡攝了魂魄去的
一般受打受罵總無怨心早上相毆晚上又復共賭
略不記懷只有家裡規諫他的便是冤家對頭至于
家中日用所費與夫親戚往來酌酢朋友緩急借貸
都十分吝嗇一到賭錢時便准千准百的輸了去也
不懊悔端的有這些可恨可恨之處所以人家子弟
切不可流入賭錢一道當下宿習一心好賭初時賭

好賭的家
摸樣

的是銀錢。及至銀錢賭盡。便把田房文契。都賭輸與人。後來漸漸把妻子的首飾衣服也剝去。賭落了。璧娘終日啼々哭々。尋死覓活。再化之氣。忍不過。與女婿鬧了一場。接了女兒回去。指着女婿立誓道。你今若再不改過。你丈人妻子誓于此生不復與你相見。宿習全不在意。見妻子去了。索性在賭場裡安身。連夜間也不回來。正是

賭不可醫 醫賭無藥

若能醫賭 勝過扁鵲

再化之見女婿這般光景。無可奈何。思量自己。有箇

原評伏後

賭錢流行。而風俗不。亂者古來。未聞賭者。破風壞俗。之賊也。不可不禁。原評其父。報仇其子。必至于行。劫。

極相契的好友。叫做曲諭卿。現充本府總捕廳吏員。我何不去與他計議。把那開賭的人。與哄騙女婿去賭的人。訟之于官。却又想自家女婿不肖。不干別人事。欲待竟訟女婿。一來恐傷翁婿之情。致他結怨于妻子。二來也怨風俗不好。致使女婿染了這習氣。只索歎口氣罷了。原來此時鬪牌之風盛行。不但賭場中無賴。做此勾當。便是大人家賓朋聚會。亦往往以此為適興。不叫做鬪牌。却文其名曰角為父兄的。不過逢場作戲。子弟效之。遂至流蕩忘反。為害不小。再化之因作哀角文一篇。以驚世。其文曰。

原評罵得
快暢者原賊
也評始作
原者原有
牌者原有
意觀好賭
如觀人之肺
肝評酷肖
原評酷肖
情狀酷肖
寫去迫真

哀哉。角之爲技也。不知始于何日。名取梁山形圖。水泊。量無君子。喜此盜賊。以類相求。唯盜宜習。盈至萬貫。縮至空沒。觀其命名。令人怵惕。不竭不止。不窮不戢。今有人焉。耽此成癖。靡間寒暑。不遑朝夕。如有鬼物。引其魂魄。三五成羣。不呼而集。當其方角。賓來不揖。同輩謾罵。莠言口出。簡略禮文。轉移氣質。人品之壞。莫此爲極。迨夫沉酣忘厥寢食。雖有綺筵。飢弗暇。即雖有錦衾。倦弗暇。息主人移。饌就其坐側。匆匆下箸。味多不擇。童子候眠。秉燭侍立。漏盡鐘鳴。東方欲白。養生之道。于此爲失。况

窮至此猶
未悔故能
誤身

原評各宜
猛省

有。此道理
故曰。博奕
爲。猶勝於無

乎勝負。每不可必。負則求復。背城借一。幸而偶勝。人不我釋。彼此糾纏。遂無止刻。悉索做賦。疲于此。役。脫驂解珮。罔顧室。謫屋如懸磬。貧斯徹骨。際此顛連。未改痼疾。見逐父母。被擯親戚。借貸無門。空囊羞澁。計無復之。庶幾行乞。行乞不甘。穿窬鑿壁。賭與盜隣。斯言金石。我念此輩。爲之涕泣。彼非無才。誤用足恤。我雖不角。頗明角劇。路分生熟。奇正莫測。亦有神裡。鬪筭接脈。何不以此斯用之。文墨或敵。或隣。迭爲主客。亦有兵法。虛々寔々。何不以斯用之。武策。人棄我留。隨時變易。雖大不貴。惟少是

惡少年等
不知用賭
而用於賭
賭故皆誤
其若轉
用之則真
有這箇益
哀角一篇
好賭的人
針之一大礙

惜。何不_レ以_レ斯用_レ之貨殖。有_レ罰有_レ賀。斷_レ以_レ紀律。如_レ算錢穀。會計精密。何不_レ以_レ斯用_レ之吏術。嗚呼噫嘻。爾乃_レ以_レ無益之嬉戲。耗_レ有用之心力。不_レ惟_レ無益。其損有_レ百。近日此風盛行。鄉邑友朋相叙。以此_レ為_レ適風。俗由_レ之寢衰。子弟因而陷溺。吾願官長嚴行禁飭。有_レ犯_レ此者。重_レ加_レ罪責。緬維有_レ宋之三十六人。已_レ為_レ張叔夜之所_レ遏抑。彼盜賊而既降。斯其惡_レ為_レ已革。奈何使_レ紙上之宋江遺禍。反_レ甚_レ乎往昔。再_レ化_レ之做了_レ這篇文字。使人傳與宿習看。宿習正在賭場裡熱鬧。那裡有心去看。略一寓目。便丟開了說。

好賭之極
定棄却妻
子噴恨規
諫何等惡
病良醫亦
投匙醫亦

話的。此時宿習已弄得赤條々也。該無錢戒賭。還在賭場中忙些甚麼。原來他自己無錢賭了。却替別人管稍算帳。又代主人家捉頭。也因沒處安身。只得仍在賭場裡尋碗飯吃。再化之聞得女婿恁般無賴。說與女兒知道。璧娘又羞又惱。氣成一病。恹々欲死。虧得再化之是箇良醫。服藥調治。又再三用好言多方寬解。方纔漸々痊可。宿習聞知妻子患病。却反因嗔恨他平日規諫。竟不來看視。誰知不聽良言。撞出一場橫禍。時有青浦縣鄉紳鈕義方。官為侍郎。告假在家。因本府總捕同知王法是他門生。故常遣公子鈕

伯才到府城中來往。那鈕伯才亦最好賭。被開賭的程福局誘到家。與這一班無賴賭了。一日一夜。輸去百多兩銀子。不期鈕鄉官聞知。十分惱怒。竟查訪了開賭的。并同賭的姓名。送與捕廳懲治。宿習名字亦在其內。與眾人一齊解官聽審。王二府將程福杖五十。問了徒罪。其餘各杖二十。枷號一月。你道宿習此時怎生模樣。

這苦楚這
戮辱。偶足
以為妙藥

一文錢套在頸中。二文錢穿在手裡。三索子繫在脚上。三索子縛在腰間。向來一桌四人。今朝每位占了獨桌。常聽八紅三獻。此日兩腿掛了雙紅。朝

原評滑稽

朝弄紙牌。却弄出硬牌一大扇。日々數馬子。今數着板子二十敲。身坐府門前。不知是殿坐佛。々坐殿。枷帶肩頭上。不知是賀長肩。賀短肩。見頭不見身。好一似百老懷下的人。首滅項。又滅耳。莫不是王英頂穿了。泛供。

却說捕廳書吏曲諭卿。當日在衙門中親見官府打斷這件公事。曉得宿習是他好友。冉秀才的女婿。今却被責被枷。便到冉家報與冉化之知道。化之聽了心中又惱又憐。沉吟了一回。對諭卿道。小婿不肯不經懲創。決不回心。今既遭戮辱。或者倒有悔悟之機。

原評與好
友原評帖妙

這感激不
小宛與冥
府遇佛一
般

但必須吾兄爲我周旋其間。諭卿道：兄有何見托弟
自當効力。化之便對諭卿說。須如此如此。諭卿領諾。
回到家中。喚過一箇家人來。分付了他言語。教他送
飯去。與宿習吃。且說宿習身負痛楚。心又羞慙。到此
方追悔前非。正悽惶間。只見一箇人提着飯罐。走到
枷邊來。宿習問：是何人？那人道：我家相公憐你是好
人家子弟。特遣我來送飯與你吃。宿習道：你家相公
是誰？那人道：便是本廳書吏曲諭卿相公。宿習謝道：
從未識面。却蒙見憐。感激不盡。但不知我丈人再化
之曾。知道我吃官司否？敢煩你寄箇信去。那人道：你

妙藥有効
此病可痊

丈人冉秀才。與我主人極相熟的。他已知你吃官司。
只是恨你前日不聽好言。今誓不與你相見。倒是我
主人看不過。故使我來看觀你。宿習聽說。垂首涕泣。
那人勸他吃了飯。又把些茶湯與他吃了。替他揩抹
了。腿上血跡。又鋪墊他坐穩了。宿習千恩萬謝。自此
那人日夕來伏侍。朝飧晚膳。未嘗有缺。宿習甚是過
意。不去。到得限滿放枷之日。那人便引宿習到家。與
曲諭卿相見。宿習見了。諭卿泣拜道：宿某若非門下
看顧。一命難存。自恨不肖。爲骨肉所棄。岳父妻子俱
如陌路。特蒙大恩。難中相救。真是重生父母了。諭卿

原評伏后
事已徹
妙藥已徹

扶起道。兄本簪纓遺冑。且堂々一表。何至受辱公庭。
見墳骨肉不依。與令岳頗稱相知。兄但能改過自新。
還你翁婿夫妻。權好如故。宿習道不肖已無顏再見。
岳父妻子不如削髮披緇。做了和尚。罷正是。

無顏再見一丈青。發心要做花和尚。

當下諭卿勸宿習道。兄不要沒志氣。年正青春。前程
萬里。及今奮發。後未可量。務必博箇上進。洗滌前羞。
方是好男子。寒舍儘可安身。兄若不棄。就在舍下暫
住何如。宿習思量無處可去。便拜謝應諾。自此竟住
在曲家。時常替諭卿抄寫公文官冊。筆札効勞。一日

令寫哀角
文妙

原評良心
發現性善
至此可信
之說

諭卿使人拿一篇文字來。夾他抄寫。宿習看時。却便
是前日丈人做的。那篇哀角文。前日不曾細看。今日
仔細玩味。方知句句是藥石之言。惜我不曾聽他。悔
之無及。正在嗟嘆。只見諭卿走來說道。宿兄我有句
話報知你。你休吃驚。尊夫人向來患病。近又聞你受
此大辱。愈加氣苦。病勢轉篤。服藥無效。今早已身故
了。宿習聞言。淚如雨下。追想妻子平日規諫我。本是
好意。我倒錯怪了他。今又爲我而死。轉展傷心。涕泣
不止。諭卿道。聞兄前日既知尊嫂有病。竟不往看。令
岳因此嗔恨。故這幾時不相聞問。今尊嫂已死。兄須

道馬刺激
心腸勝於
破針

念夫婦之情。難道入殮也不去一送。宿習哭道。若去時。恐岳父見罪。諭卿道。若不去。令岳一發要見罪了。還須去。為是宿習依言。只得忍羞含淚。奔到冉家。却被冉家丫鬟僕婦們推趕出來。把門閉了。聽得丈人在裡面罵道。你這畜生。是無賴賭賊。出乖露醜。還想我認你做女婿麼。我女兒被你氣死了。你還有何顏再來見我。宿習立在門外。不敢回言。又聽得丈人分付家僮道。他若不去。可捉將進來鎖在死人腳上。宿習聽了。這話只得轉身奔回曲家。看官聽說。原來璧娘雖然抱病。却不會死。還虧冉化之朝夕調理。又委

原評神醫
善用藥

曲勸慰道。女婿受辱。正是懲戒將來。使他悔過。是禍焉。知非福。又把自己密托曲諭。卿周旋的話說與知道。璧娘因此心境稍寬。病體已漸平復。化之却教諭卿假傳死信。哄宿習到門。辱罵一場。這都是化之激勵女婿的計策。正是

欲揮蕩子淚 最苦阿翁心
故把惡言罵 只緣恩義深

且說宿習奔回曲家。見了諭卿。哭訴其事。諭卿歎道。夫婦大倫。乃至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可謂傷心極矣。令岳不肯認兄為婿。是料兄為終身無用之物。兄須

寫山一宿
公事教亦
習看見亦
是一大妙
是眞足妙
醫他痛疾

爭口氣切莫應了令岳所料宿習涕泣拜謝忽一日
諭卿對宿習道今晚本官審一件好看的人命公事
兄可同去一看說罷便教宿習換了青衣一同走入
總捕衙門向堂下側邊人叢裡立着只見塔前跪着
原被證三人王二府先叫于證趙三問道李甲妻子
屈氏爲甚縊死的趙三道爲兒子李大哄了他頭上
寶簪一雙往張乙家去賭輸了因此氣忿縊死王二
府道如今李大何在趙三道懼罪在逃不知去向王
二府便喚被告張乙上來喝道你如何哄誘李大在
家賭錢致令屈氏身死張乙道李大自到小人家裡

好賭的人
口供寫出
妙

來不是小人去喚他來的這寶簪也是他自把來輸
與小人不是小人到他家去哄的今李甲自己逼死
了妻子却又藏過了兒子推在小人身土王二府罵
道奴才我曉得你是開賭的光棍不知悞了人家多
少子弟哄了人家多少財物現今弄得李甲妻死子
離一家破敗你還口硬麼說罷擲下六根籤打了三
十板又喚原告李甲問道你平日怎不教訓兒子却
縱放他在外賭錢李甲道小人爲禁他賭錢也曾打
罵過幾次爭奈張乙暗地哄他因此瞞着小人輸去
寶簪以致小人妻子縊死王二府道我曉得你妻子

平日一定姑息你怪他護短一定與他尋鬧以致他
 抱恨投繯你不想自己做了父親不能禁約兒子如
 何但去責備婦人又只仇怨他人也該打你幾板李
 甲叩頭求免方纔饒了王二府道李大不從父訓又
 陷母子死幾與弑逆無異比張乙還該問重々的一
 箇罪名着廣捕嚴行緝拿解究張乙收監候拿到李
 大再審屈氏屍棺發壇李甲趙三俱釋放寧家判斷
 已畢擊鼓退堂曲諭卿挽着宿習走出衙門仍回家
 中對宿習道你令岳還算忠厚尊嫂被兄氣死了若
 告到官司也是一場人命宿習默々無言深自悔恨

一曲論卿亦
 一個國手

尋思丈人怪我是情理所必然不該怨他正是
 莫嫌今日人相棄 只恨當初我自差
 過了幾日宿習因悶坐無聊同着曲家從人到總捕
 廳前看他投領文冊只見廳前有新解到一班強盜
 在那裡等候官府坐堂審問內中有三箇人却甚斯
 文模樣曲家從人便指着問道你這三箇人不像做
 強盜的如何也做强盜一人答道我原是好人家子
 弟只因賭極了無可奈何入了盜夥今日懊悔不及
 一人道我並不是強盜是被強盜板害的他怪我賴
 了賭帳曾與我厮打一場因此今日拖陷我一人道

好賭兒即
 入盜夥
 摸樣寫去
 又為妙藥
 這等妙藥
 勝於規諫
 一倍

宿習羞慚
與藥眩
一般相似

悔悟摸樣

我一發冤枉。我只在賭場中贏了一箇香爐。誰知却是強盜贓物。今竟把我算做窩賊。曲家從人唉道。好賭的叫做賭賊。你們好賭。也便算得是強盜了。宿習聽罷。面紅耳熱。走回曲家。思量哀角文中賭與盜隣一句。真是確語。方知這幾張紙牌。是籍沒家私的火票。逼勒性命的催批。却恨當時被他誤了。今日悔之晚矣。自此時常夜半起來。以頭撞壁而哭。諭卿見他像箇悔悟發憤的。乃對他說道。兄在我家備書度日。不是長策。今考期將近。可要去赴童生試否。宿習道。恨我向來只將四十葉印板。八篇頭舉業。做箇巧課。

初不做官
要不做商營
生理妙

寔々不曾讀得書。今急切裡一時讀不下。如何是好。諭卿道。除却讀書之外。若衙門勾當。我斷不勸你做。我亦不得已做了衙門裡人。終日兢兢業業。畏刑懼罪。算來不如出外為商。做些本分生意。方為安穩。宿習道。為商須得銀子。做本錢。前日輸去。便容易。今日要他。却難了。諭卿道。我有箇做友。閔仁宇。是常州人。他慣走湖廣的。如今正在這裡收買布疋。即日將搭伴起身。到湖廣去。兄若附他的船同行。最便。但極少也。得三五十金。做本錢。方好。宿習道。這銀子。却那裡來。諭卿道。何不于親友處。拉一銀會。宿習道。親友都

點點
三三
拾拾
不不

借_レ不_レ得_レ本
錢_レ却_レ妙_レ即
是_レ教_レ他_レ始
知_レ覺_レ銀_レ錢
之_レ貴_レ

原_レ評_レ數_レ語
寫_レ盡_レ人_レ情
人_レ情_レ真_レ個
如_レ是_レ

知不肖有賭錢的病。那箇肯見托。諭脚道。今知兄回
心學好。或肯相助。也未可知。兄未嘗去求他。如何先
料他不肯還去拉一拉看。宿習依言。寫下一紙會單。
連々出去走了幾日。及至回來。唯有垂首歎氣。諭脚
問道。有些就緒麼。宿習道。不要說起。連日去會幾箇
親友。也有推托不在家。不肯接見的。也有勉強接見。
語言冷淡。禮貌疎略。令人開口不得的。也有假意殷
勤。說到拉會借銀。不是愁窮。定是推故的。早知開口
告人。如此煩難。自恨當初把銀子浪費了。諭脚道。我
替兄算計。還是去求令岳。到底翁婿情分。不比別人。

教_レ宿_レ習_レ強_レ
到_レ冉_レ家_レ輸
卿_レ最_レ用_レ意
處_レ置_レ

前當尊嫂新亡。令岳正在悲憤之時。故爾見拒。如今
待我寫書與他。具言兄已悔過。兄一面親往求調。包
管令岳回心轉意。肯扶持兄便了。宿習聽罷。思量無
門。懇告只得依着諭脚所教。奔到冉家門首。恰遇冉
化之。要到人家去看病。正在門首上轎。宿習陪箇小
心。走到轎邊。恭身施禮道。小婿拜見。化之也不答禮。
也不回言。只像不會見的一般。竟自上轎去了。宿習
欲待再走上去。只見轎後從人一頭走。一頭回顧。宿
習咲道。宿官人不到。賭場裡去。却來這裡做甚。我相
公歡喜得你狠。還要來纏帳。宿習羞得面紅。氣得語

點評
五色
石

虎豹變

十四

塞奔回曲家。仰天大哭。諭卿細問其故。宿習訴知其
事。諭卿沉吟道。既令岳不肯扶持。待我與數友們相
商。設處幾十金。借與兄。去何如。宿習收淚拜謝道。若
得如此。恩勝骨肉。諭卿道。只一件。兄銀子到手。萬一
舊病復發。如之奈何。宿習拍着胸道。我宿習如再不
改。前非。真是沒心肝的人了。若不相信。我就設誓與
你聽。諭卿咲道。兄若真肯設誓。明日可同到城隍廟。
神道面前去設來。宿習連聲應諾。次日果然拉着諭
卿。走到城隍廟前。只見廟門首戲臺邊擁着許多人。
在那裡看演神戲。聽得有人說道。好賭的都來看。

原評釋官
中演傳奇
大有幻趣

亦是妙藥

這本戲文。諭卿便對宿習道。我們且看一看去。兩箇
立住了脚。仰頭觀看。鑼聲响處。見戲臺上扮出一箇
金盛金甲的神道。口中說道。生前替天行道。一心歸
順朝廷。上帝憐我忠義。死後得爲神明。我乃梁山泊
宋公明是也。可恨近來一班賭錢光棍。把俺們四十
箇弟兄。圖畫在紙牌上。耍子。往々弄得人家子弟。家
破人亡。身命不保。俺今已差鬼使去。拘拿那叛造紙
牌。與開賭哄人的來。押送陰司問罪。此時想就到此。
說罷。鑼聲又响。扮出兩箇鬼使。押着兩箇犯人。長枷
鐵索。頸插招旗。々上一書。造牌賊犯。一書。開賭賊犯。

評五

虎豹變

十五

鬼使將二人推至宋公明面前。稟道：「犯人當面。」那宋公明大聲喝罵：「你這兩箇賊徒，聽我道來。」便唱道：「俺是大宋忠良，肯助你這賍贖勾當。你把人家子弟來壞了，怎將俺名兒污在你紙上。俺如今送你到陰司呵，好去聽閻王々々の發放。」

唱畢，向裡面叫道：「兄弟黑旋風，那裡快替我押這兩箇賊徒到鄆都去。」道言未了，一棒鑼聲，扮出一箇黑旋風李逵來，手持雙斧，看着那兩箇犯人，咲道：「你認得我三十士麼？先教你吃我一斧。」說罷，把兩箇人一斧一箇砍下場去。黑旋風亦即跳舞而下。宋公明念

原評
越甚

藏而不藏
能感動大
々漢兒

兩句落場詩道：「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臺下看的人都喝采道：「好戲。」諭卿對宿習道：「聞說這本新戲，是一箇鄉紳做的。因他公子好賭，故作此以警之。宿習點頭嗟嘆，尋思道：「賭錢的既受人罵，又受天譴，既受官刑，又受鬼責，不但爲好人所擯絕，并爲強盜所不容。」一發深自懊悔。走到城隍神座前，不覺淚如雨下，哭拜道：「宿習不幸爲賭所誤，今發願改過自新。若再蹈前轍，神明殛之。」諭卿見他設過了誓，即與同回家中，取出白銀三十兩交付宿習收訖。次日便設席餞行，就請那常州朋友閔仁宇來一同飲酒。」

原評亦是

藥草 宿習做商
先買了藥
草如非偶
然種官用
意文字可
注意目
原評亦是
藥材

告以宿習欲附舟同行之意。并求他凡事指教。仁宇領諾。席散之後。宿習拜辭起身。與仁宇同至常州。仁宇教他將銀去。都置買了燈草。等得同伴。貨物齊備。便開船望湖廣。一路進發。也是宿習命運合當通泰。到了湖廣。恰值那專販燈草的客船。偶失了火。燈草欠缺。其價頓長。一倍賣了數倍。且喜宿習出門利市。連本利已有百餘金。就在湖廣置買了石膏。回到蕪湖地方。又值那些販石膏的船。都遭了風。只有宿習的客船先到。湊在巧裡。又多賣了幾倍價錢。此時宿習已有二三百金在手。便寫書一封。將原借本銀加

原評亦是

原評亦是

利一倍。托相知客伴寄歸。送還曲論。卿一面打點。就在蕪湖置貨。適有一山東客人。帶得紅花數包。因船漏浸濕。情願減價發賣。宿習便買了。他的借客店歇下。逐包打開。晒浪。不想每包裡邊各有白銀一百兩。原來這紅花。不是那客人自己的。是偷取他丈人的。他丈人也在外經商。因路上攜帶銀兩。恐露人眼目。故藏放貨物內。不期翁婿不睦。被女婿偷賣貨物。却把銀子白々の送與宿習了。當下宿習平空得了千餘金。不勝之喜。更置別貨。再到湖廣。襄陽等處。又獲原利。正要再置貨回來。却遇販藥材的客人。販至許

多藥材正在發賣。却因家中報他妻子死了。急欲回去。要緊脫貨。宿習便盡數買了他的。不想是年鄖陽一路有奸民倡立無為教。聚眾作亂。十分猖獗。朝廷差兵部侍郎鍾秉公督師征勦。兵至襄陽。軍中疫癘盛行。急需藥物。藥價騰貴。宿習又一倍賣了幾倍。此時本利共三四千金。比初販燈草時大不同了。正是

文人會行醫 女婿善賣藥

賭錢便賭完 做客却做着

看官聽說人情最是勢利。初時小本經紀。同伴客商那箇看他在眼。今見他腰纏已富。便都來奉承他。閱

仁宇也道。他會做生意。且又本分。甚是敬重。那接客的行家。把宿習當做箇大客商相待。時常請酒。一日設酌舟中。請宿習飲宴。宿習同着閔仁宇并眾夥伴一齊赴席。々間有箇侑酒的妓女。乃常州人。姓潘名翠娥。頗有姿色。同伴諸人都趕着他歡呼暢飲。只有閔仁宇見了這妓女。却愀然不樂。那妓女看了仁宇。也覺有羞澁之意。仁宇略坐了片刻。逃席先回。宿習心中疑怪。席散回寓。便向仁宇叩問其故。仁宇嘆道。不好說得。那妓女乃我姨娘之女。與我是中表兄妹。因我表妹丈鮑士器。酷好賭錢。借幾百兩客債來賭。

點點
五五
色色
石石

妓女亦係
好賭的人
之妻甚妙

這般功德
從改過上
來所以能
改過者為
君子

輸了計無所出只得瞞着丈母賣妻完債後來我姨
娘聞知雖曾告官把女婿治罪却尋不見女兒下落
不期今日在此相見故爾傷心宿習聽說惻然改容
道既係令表妹老兄何不替他贖了身送還令母姨
使他母女重逢仁宇道若要替他贖身定須一二百
金我本錢不多做不得這件好事宿習慨然道我多
蒙老兄挈帶同行僥倖賺得這些利錢如今這件事
待我替兄做了何如仁宇拱手稱謝道若得如此真
是莫大功德宿習便教仁宇去訪問翠娥身價多少
仁宇回報說原價一百兩宿習便將二百兩白銀交

付仁宇隨即喚鴇兒龜子到來說知就裡把銀交割
停當領出翠娥當下翠娥感泣拜謝自不必說宿習
又將銀三十兩付仁宇做盤纏教他把翠娥送回常
州所有貨物未脫卸者我自替你料理仁宇感激不
盡即日領了翠娥拜謝起身僱下一隻船收拾後艙
與翠娥住了自己只在艙前安歇行了兩日將近黃
州地面只見一隻大官船後面有二三十隻兵船隨
着橫江而來官船上人大叫來船權開仁宇便教船
公把船泊住讓他過去只見大船艙口坐着一箇官
人用手指着仁宇的船說道目今寇盜猖獗往來客

船都要盤詰。恐夾帶火藥軍器。這船裡不知可有甚
 夾帶麼。仁宇聽說。便走出船頭。回覆道。我們是載女
 眷回去的。並沒甚夾帶。正說間。只見那官人立起身
 來。叫道。這不是我閔家表舅麼。仁宇定睛仔細看時。
 那官人不是別人。原來就是鮑士器。當下士器忙請
 仁宇過船相見。施禮叙坐。仁宇問道。恭喜妹丈幾時
 做了官。士器道。一言難盡。自恨向時無賴。為岳母
 所訟。問了湖廣黃州衛充軍。幸得我自幼熟嫻弓馬。
 遭遇這裡。兵道老爺常振新。愛我武藝。將我改名鮑
 虎。署為百長。不多時。就陞了守備。今因他與督師的

又寫出的一
 個改過的人

鍾兵部是同年。特薦我到彼處軍前。效用。不想在此
 得遇表舅。仁宇道。妹丈昔年坎坷。今幸得一身榮貴。
 未識。已曾更娶夫人否。鮑虎揮淚道。說那裡話。當初
 是我。不肖。不能保其妻子。思之痛心。今已立誓終身
 不再娶了。仁宇道。今日若還尋見我表妹。可重為夫
 婦麼。鮑虎道。是我負累了。他豈忍嫌棄。但今不知流
 落何方。安得重為夫婦。說罷。揮淚不止。仁宇唉道。表
 妹只在此間。不遠好教妹丈相會。鮑虎驚問。在那裡。
 仁宇乃將翠娥墜落風塵。幸虧宿習贖身。教我親送
 回鄉的話。一々說了。鮑虎悲喜交集。隨即走過船來。

與翠娥相見。夫婦抱頭大哭。正是

無端拆散同林鳥 何意重還合浦珠

當下鮑虎接取翠娥。過了船。連仁宇也請來官船上住了。打發來船。先回襄陽。自己隨後也便到襄陽城中。且不去投見鍾兵部。先同着仁宇。到宿習寓所拜謝。將銀二百兩奉還。宿習見了鮑虎。聽他敘述中情。不覺有感于中。潸然淚下。道：「足下累了尊嫂。倘有夫妻相見之日。如不肖。累了拙荆。已更無相見之日矣。今不肖亦願終身不娶。以報拙荆于地下。」鮑虎詢問緣由。宿習也把自己心事說與知道。兩箇同病相憐。

兩箇敗過
的人偶然
相遇說盡
心事結爲
兄弟甚妙

說得投機。便結拜爲兄弟。正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惜斷腸人

次日鮑虎辭別宿習。往鍾兵部軍前投謁。鍾公因是同年常兵備所荐。又見鮑虎身材雄壯。武藝熟嫻。心中歡喜。使用爲帳前親隨將校。甚見信用。鮑虎得暇。便來宿習寓所探望。此時軍中疫厲未息。急欲得芎蒼朮等藥。辟邪療病。恰好宿習還有這幾件藥材。剩下當日便把來盡付鮑虎。教他施與軍士。鮑虎因即入見鍾公。將宿習施藥軍中。并前日贖他妻子之事。細々稟知。鍾公道：「布衣中有此義士。當加旌擢以

宿習依藥
獲利又依
後照應前
妙後照應得

風厲天下。便令鮑虎傳喚宿習到來相見。那時宿習
真是福至。心靈見了鍾公。舉止從容。應對敏捷。鍾公
大悅。即命為軍前監計同知。換去客商打扮。儼然冠
帶榮身。正是

我本無心求仕進。誰知富貴逼人來。

宿習得此際遇。平白地做了官。因即自改名宿變。改
號豹文。取君子豹變之意。過了一日。軍中疫氣漸平。
鍾公商議進兵征討。先命宿變往近屬各府州縣催
撥糧草濟用。是年本省德安府雲夢縣飢荒。錢糧不
給。宿變催糧到縣。正值縣官去任。本縣新到一箇縣

原評幻妙

原評好戲

丞署印。那縣丞正苦縣中飢荒。錢糧無辦。不能應濟
軍需。却聞有監計同知到縣催糧。心中甚是惶急。慌
忙穿了素服。來至城外館驛中迎接。見了宿變。行屬
禮相見。宿變看那縣丞時。不是別人。原來就是曲諭
卿。他因吏員考滿。選授雲夢縣丞。權署縣印。那時只
道催糧同知喚做宿變。怎知宿變就是宿習。當下望
着宿變。只顧跪拜。宿變連忙趨下座來。跪地扶起道。
恩人你認得我宿習麼。諭卿仔細定睛看了一看。不
覺又驚又喜。宿變便與並馬入城。直進私衙中。叙禮
而坐。諭卿詢問做官之由。宿變將前事細述了一遍。

至此始說
起岳父厚
意使他感
情一履深
亦是稗官
用意處

此驚不小

諭脚以手加額道。今日纔不負令岳一片苦心矣。宿
變道。岳父已棄置不肖。若非恩人提拔。安有今日。諭
脚道。大人誤矣。當日府前送飯家中留歇。并出外經
商時贈銀作本。皆出自令岳之意。卑職不過從中效
勞而已。令岳當日與卑職往來密札。今都帶得在此。
大人試一寓目。便知端的。說罷便取出再化之許多
手書。與宿變觀看。宿變看了仰天大哭道。我岳父如
此用心。我一向不知。恩深似海。恨無以報。痛念拙荆
早逝。不及見我。今日悔過。諭脚道。好教大人歡喜。尊
夫人原不曾死。宿變驚問道。明々死了。怎說未死。諭

原評大有
意思

原評極是

脚把前情備細說了。宿變回悲作喜。隨即修書一封。
差人星夜到再家去通報。諭脚置酒私衙。與宿變把
盞飲酒。問諭脚說道。目下縣中飢荒。官糧無辨。爲之
奈何。宿變道。欲完官糧。先足民食。民既不足。何以完
官。諭脚道。民食缺乏。只爲米價騰貴之故。前日已曾
拿兩箇高糧米價的懲治了。只是禁約不住。宿變道。
尊見差矣。本處乏糧。全賴客米相濟。若禁約增價。客
米如何肯來。我今倒有箇計較。在此。便自出橐中銀
五百兩。教諭脚差人星夜去附近地方收糴客米。比
時價倒增幾分。于是客商互相傳說。都道雲夢縣米

點點
五色
色色
石石

宿習一箇
熟練的商
法家其初
起也忽博
奇利亦寔
有以哉猶
政治亦猶
如商法其
不足食足
不異商家
一賣一買
以計利故
宿習能為
之謂之真
國手

價最高。販米客人一齊都到本縣來。客米既多。時價
頓減。宿變乃盡出橐金。官買客米。令諭卿殺牛置酒。
款待眾米商。要他照新減之價。更減幾分。發糶。一時
便收得米糧若干。將一半賑濟飢民。一半代諭卿解
充兵餉。百姓歡聲載道。鍾公尅期進兵。多虧宿變各
處催遼糧草。接濟士氣飽騰。正是
先之以藥。繼之以餌。醫國々安。醫民々起。商人今
作醫人。不愧冉家半子。
鍾公統率足食之兵。進勦亂賊。勢如破竹。倡立邪教
賊首。被鮑虎殺戮。其餘烏合之眾。逃奔不迭的。都被

生擒活捉。鍾公對宿變道。所擒賊眾。多有被賊劫擄
去。誤陷賊中的。應從寬釋。汝可為我細加審究。一番
就便發落。宿變領命。便坐公衙。將所擒賊囚。一々細
審。隨審隨放。次後審到兩箇同鄉人。一箇叫做薄六。
一箇叫做堵四。看這二人。面龐好生厮熟。細看時。記
得是前番在捕廳門首所見的盜犯。那薄六便是說
被盜扳害的。那堵四便是說誤取盜贓的。宿變問他
何故陷入賊黨。二人告道。小人等當蒙捕廳問罪。在
獄。適有別犯。越牢小的兩箇乘勢逃出獄門。躲離本
省。不想遇了賊寇。被他捉去。宿變道。當日與你同解

評
五色
石

虎豹變

二十四

捕廳的。還有一箇人。却怎麼了。兩人道。那人受刑不
 過。已斃獄了。宿變道。論你兩人私逃出獄之罪。本該
 處死。姑念同鄉。饒你去罷。兩箇拜謝去了。後又審
 得一箇同鄉人。叫做李大。問他何故從賊。李大道。爲
 賭輸了錢。連累母親。被父親告在總捕廳。因懼
 罪在逃。不想途中遇了亂賊。捉去養馬。宿變道。當日
 哄你去賭錢的。可是張乙麼。李大道。正是張乙。宿變
 道。你這厮陷母子死。又背父而逃。是箇大逆不孝之
 子。現今本處捕廳出廣捕拿你。我今當押送你到本
 處。教你見父親一面而死。且好與張乙對質。正其誣
 以不孝弑
 父母者罪
 狀最重矣
 宿習以死
 論之誰曰
 苛

賞害人之罪。說罷。便起一角公文。差人押送李大到
 松江總捕廳去了。正是
 天理從來無爽錯 人生何處不相逢
 宿變審錄賊犯已畢。回覆了鍾公。鍾公即日拔塞班
 師。奏凱還朝。上表報捷。表中備稱宿變與鮑虎功績。
 宿變又懇求鍾公子叙功。欵項中帶入曲諭。脚名字。
 朝廷降旨。陞鍾秉公爲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宿變特
 授兵部郎中之職。鮑虎陞爲山東濟南府副總兵。曲
 諭。脚實授雲夢縣知縣。命下之後。宿變即上本告假。
 馳驛還鄉。一路經過府州縣。各官都往來拜望。不則
 原評好郎
 中

點五石
點五色

一日路經常州宿變具名帖往拜常州太守那太守
出到賓館與宿變相見宿變看那太守時原來就是
松江總捕同知王法當下王公便不認得宿變宿變
却認得是王公正是

今為座上客

昔為塔下囚

難得今時貴

莫忘昔日羞

二人叙禮畢宿變動問道老公祖舊任數郡幾時榮
陞到這裡的王公道近日常承乏在此宿變道治弟
前在軍中曾獲逃犯李大押送臺下未識那時台駕
已離任否王公道此時尚未離任已將李大問罪結

開賭者大
概賊魁可
知其害人
亂俗不小

過張乙一案不想來到此間却又有了一宗未結的公
案係是婦人潘氏告稱伊婿鮑士器為賭輸官債賣
妻為娼并告張乙同謀當初擡掇鮑士器借客債也
是張乙後來擡掇賣妻為娼也是張乙今鮑士器已
經問罪發配張乙却在逃未獲原來這張乙本是常
州人因犯罪逃至松江又在那裡開賭害人十分可
惡學生前日已行文舊治取他來斃之杖下了宿
變點頭稱快當下別過王公便到閔仁字家拜望了
一遭隨後王公到船答拜訖即開船而行舟行之次
聽得有叫化船上一箇老婆子在那裡叫喚求討殘

評五色石

虎豹變

二十六

亦是佛家
所謂因果
應報的寫
得妙

羹冷飯宿變怪他聲音厮熟推開甲窓看時認得是
開賭的程福之妻因向日在他家住久故此識認原
來程福自被王公問徒發驛在路上便染病死了妻
子孤身無靠只得轉嫁他人誰知又嫁了箇不成才
的遂流落做了乞丐當下宿變喚那婆子來問知脩
細嗟嘆不已正是

東邊闕事西邊補 前報差時後報真

宿變回到松江便到冉家見了丈人哭拜于地道小
婿不才荷蒙岳父費盡苦心暗地周全揚為填絕幾
番激厲方得成人此德此恩天高地厚冉化之答拜

歡極則泣
其情可想
宿習不再
娶璧娘不
再嫁斷絃
又續枯木
復華這歡
這喜不尋
常一樣矧
丈夫光榮
倍舊幾層

道賢婿前窮後通始迷終悟也是你命運合該如此
老夫何力之有說罷請出女兒璧娘來與女婿相見
二人交拜對泣各訴別後衷曲再叙夫婦之情正是
既知今是始悔昨非前日只顧手中的宋江武松
那管家裡的金蓮婆惜今日忽然謝別了雷橫史
進不至屈死了秀英交枝前日幾為魯智深險些
向五臺山皈依長老今朝喜會紅娘子不致如小
霸王空入羅幃前一似林冲遠行不能保其妻子
今何幸秦明歸去依然會着渾家若還學那攬臂
下車的晉馮婦捉老虎猶念千生今既做了素服

寫來精細

郊次的秦穆公。順風旗。不思紅萬。百老原為短命。郎前日幾被活閻羅。送了性命。四門本有都總官。今朝還讓晁天王。鎮住妖魔。聖手書生的揮毫。寫不出哀角一篇文字。玉臂匠人的篆刻。印不就戒賭一段心腸。裴孔目鐵面。雖嚴不如曲論。卿的周旋為妙。安道全神醫。無對豈若再化之的術數。尤高直教立誓。撇開八葉去。遂使無心。換得五花歸。次日宿變備了禮物。到曲論卿家拜謝。此時論卿在任所未歸。宿變再三致謝。他家內眷。又將錢鈔犒賞。曲家從人過了一日。閔仁字來答拜。并拉着初時這

幾箇同伴客商來賀喜。宿變置酒款待。因說起鮑虎之事。宿變對再化之道。岳父這篇哀角文。勸醒世人。造福不小。當即付梓。廣為傳布。化之依言。便刻板發印。各處流傳。宿變與親友們。酌醉了幾時。到得假限將滿。携了妻子。并請丈人一同赴京。路經山東濟南府。正是鮑虎的任所。鮑虎聞宿變到。親自出城迎請。他一家老少都到私衙相叙。就教妻子翠娥。并丈母潘氏出來拜謝。歡宴了幾日。宿變辭別起身。鮑虎親送至三十里外。洒淚而別。宿變到了京師。那時京中新推陞的禮部尙書。便是青浦縣鄉紳鈕義方。他偶

從那裡見了這篇哀角文。十分稱賞。原來前日那本戒賭的戲文。就是鈕義方做的。與化之正有同心。他訪知這篇文字。是兵部郎中宿變丈人再化之所作。又曉得化之現在京師。便發名帖。邀請化之到來相會。敘話間。問起化之原係儒生學醫的。便道。先生具此美才。豈可老子瞞下。兩箇說得投機。洽酌留飲。喚出公子鈕伯才來相見。飲至半酣。鈕公對化之道。賭錢場中。不但扯牌。還有擲色。其害更甚。愚意欲再作一篇戒擲戲文。先生高才。乞更一揮毫。化之欣然允諾。便教取文房四寶過來。走筆立就其文曰。

一篇戒擲
散文千變
萬化妙用
自在小之
則倒可身
齊於大修
則却大之
安民治國
而說賭之
巧用何妙

吁嗟乎賭之多術。其端不一。既有八張。又有六色。六色之害。視角甚焉。呼盧呼雉。轉盼蕭然。庶幾宴飲。用佐觴政。自酒而外。用之則病。或云此戲從古有之。我思古人。大異今茲。桓溫善算。博則必得。知其用兵。百不失一。問君之智。何如于溫。苟或不及。此好當懲。劉毅慷慨。一擲百萬。敵人塞心。雄豪是患。問君之胆。何如于劉。苟或不及。此好當休。壯哉袁君。脫其破帽。掉臂一呼。人識彥道。問君之技。何如于袁。苟或不及。此好當捐。擲骰子矣。萊公雅量。俯鎮人民。仰安君上。問君之度。何如于萊。苟或不及。

及此好當裁。我願父兄戒厥弟子。防閑必嚴。毋習于此。禁之不聽。伊教之疎。何以治之。是在讀書。化之寫完。鈕公接來看了。極口稱贊。道此文與哀角一篇。並臻絕妙。先生這兩篇妙文。當得兩服妙藥。他人之藥。止藥身病。先生之藥。能藥心病。忠言苦口。能藥人于既病之後。潛消默奪。又能藥人于未病之前。只看撰文之精。便知用藥之妙。說罷。即以此文付與公子觀看。教把去。立時發刻。與哀角文一并行世。當晚鈕公與化之飲酒盡歡而散。次日便上一疏。特薦儒醫冉道文才可用。奉旨。冉道特授爲翰林院撰文。

靡弗有始
鮮克有終
宿習一世
倒如無始
而有終始
是與終始
過者誠改

中書兼太醫院醫官化之謝了。主恩隨即同着宿變。往謝鈕公。自不必說。後來宿變官至卿貳。化之亦加銜部郎。翁婿一門榮貴。女婿未嘗學醫。偏獲藥材之利。丈人已棄儒業。卒收文字之功。正是

遇合本非人所料。功名都在不意中。

看官聽說人苦不能悔過。若能悔過。定有箇出頭日子。那勸人悔過的。造福既大。天自然也以福報他。奉勸世人。須要自知我病。切莫諱疾。忌醫。又惡善救人。病切莫棄。病不治。

評

淋々漓々。爲敗子說法。悲歌耶。痛哭耶。晨鐘耶。捧喝耶。能改過者。善補其闕者也。能勸人改過者。善補人闕者也。自補其闕與補人之闕。皆所以補天之闕。一哀一戒。兩篇妙文。便當得一片女媧石。

點評 五色石卷之七終

點評 五色石卷之八

鳳鸞飛

女和郎各扮一青衣。奴與婢並受兩丹詔。

紀信榮陽全主身。捐軀杵臼趙家臣。可憐未受生時祿。贈死難回墓裡春。奇女子篤忠貞。移桃代李事尤新。縱令婢學夫人慣。赴難欣然有幾人。右調鳳鸞飛

從來奴僕之內。儘有義人。婢妾之中。豈無高誼。每怪近日爲人僕的。往々自營私橐。罔顧公家利在則走。勢敗則去。求其貧賤相守。尙且煩難。欲其挺身赴難。斷無此理。至于婢妾輩。一發無情。受寵則驕。失寵則

僕主亦猶君於
臣之際耶
食君祿而
爲君盡忠
者原其不分
也。僕婢不
然。原係一
時。原係一
就不重情
誼不厚。僕
婢而爲主

挺身赴難者儘有絕無然我不怪僕婢之却嘆臣民之沒忠沒義往往不薄為風之所致也本篇足以為一大龜鑑原評亦是平心之論

怨他視主人主母如萍水一般。稍不如意便想抱琵琶過別船。若要他到臨難之時。擗身捨己。萬不可得。世風至此。真堪浩歎。然吾觀史冊中替漢天子的紀將軍。未嘗為項羽所活。傳奇中救宋太子的寇承御。未嘗為劉后所寬。他如逢丑父有脫主之功。或反疑其以臣冒君。指為無禮。馮婕妤好有當熊之勇。不聞以其奮身衛主。升為正宮。為此奴婢輩縱有好心。一齊都灰冷了。如今待我說箇不惟不死。又得做顯官的。義奴不唯全身。又得做夫人的義婢。與眾位聽話。說唐朝憲宗時。晉州有箇秀才。姓祝。名鳳舉。字九苞。少

忽有出。一。起後交。又寫出。一。個書童。以。說共才。盜。是。一。大。生。眼。又寫出。一。個佳人。對。應。秀。才。

年有才聲名甚著。母親熊氏先亡。父親祝聖德。號萬年。現為河東節度使。祝生隨父在任讀書。身邊有箇書童。名喚調鶴。頗通文墨。與祝生年相若。貌亦相似。祝生甚是愛他。朝夕教他趨侍文几。不離左右。一日祝公因兒子婚事未諧。想着一箇表弟賀朝康。是同省雲州人。官拜司空。因與宰相裴延齡不協。告病在家。夫人龍氏止生一女。小字鸞簫。姿才雙美。意欲以中表求婚。便修書一封。使祝生親往通候。賀公書中就說求婚之意。祝生向慕賀家表妹才色。接了父書。滿心歡喜。即日收拾行李起身。臨行時祝公又將出

一封書。并許多禮物。付與祝生。分付道。我有箇同年。諫議大夫陽城。也因與裴相不合。棄官而歸。僑居雲州馬邑縣。今年三月。是他五袞壽誕。你今往雲州。可將此書禮。先到馬邑拜賀了。陽年伯的壽。然後去見賀表叔。祝生領命。辭了父親。喚調鶴隨着。起身上路。路上私與調鶴計議道。此去馬邑。不是順路。不如先往賀家。且待歸時。到陽家去。未遲。商量定了。竟取路望賀家來。正是

順帶公文爲賀壽 意中急事是求親

却說賀家小姐鸞簫。果然生得十分美麗。又聰慧異

又寫出一
個聰明侍
兒。以對應

既寫佳
才子。又寫
書童。侍兒
又挾以。一
大權門家
又挾以。一
個尼姑。本
話結搆之
妙。已見其
端倪。

常有一侍兒。名喚霓裳。就是鸞簫乳母岳老嫗的甥女。也能識字知文。論他的才。雖不及鸞簫這般聰慧。若論容貌。與鸞簫。竟是八兩半斤。鸞簫最是愛他。那老夫人龍氏。性最奉佛。有箇正覺庵。裡尼姑法名淨安的。常來走動。募化夫人。捨一對長旛。在本庵觀世音座前。夫人做成了。旛命鸞簫題一聯頌語。在上。鸞簫題道。

世子何觀々。我即爲觀世
音安可見々。音寔是見心

題畢。夫人就教鸞簫把這幾箇字。繡了。付與淨安。淨

安稱贊道。小姐文妙。字妙。繡線又妙。可稱三絕。小尼斗胆敢求小姐大筆題一副對聯。貼在禪房裡。幸勿見拒為妙。鸞簫聽罷。便取過一幅花箋。用篆文題下一聯道。

明徹無明無々明

想空非想非々想

淨安見那篆文寫得古跡蒼然。如刻劃的一般。十分稱贊。作謝而去。不想本城有箇鄉紳楊迎勢。乃楊炎之子。向靠父親勢力。曾為諫議大夫。父死之後。罷官在家。他的奶々亦最奉佛。也與淨安相熟。常到正覺

原評伏後

已買二個
怨祝家之
難正胚胎

庵隨喜。一日到庵中。見了長幡。淨安說是賀家小姐所題。就是他寫。就是他繡的。又指禪房中那一聯篆字對與楊奶々看了。極口稱揚鸞簫的才貌。楊奶々記在心裡。回去對丈夫說知。便使媒婆到賀家來。替公子求親。賀公素鄙楊迎勢的為人。又知楊公子益俗無文。立意拒絕了。楊家奶々又托淨安來說合。賀老夫人怪他在楊奶々面前多口。把他搶白了一場。淨安好生沒趣。自此也不敢常到賀家來了。正是

女郎雖有才 未可露于外

三姑與六婆 入門更宜戒

賀公既拒絕了楊家却與夫人私議道女兒年已及
 笄。姻事亦不可遲。表兄祝萬年有子名鳳舉。年紀與
 吾女相當。他在齟齬時。我曾見他生得眉清目秀。後
 來踪跡踈濶。久未相會。近聞他才名甚盛。未知宴學
 如何。若果名稱其寔。便可作東床之選。惜我遠了一
 步。不能面試他。一試。正說間。恰好閨人來報。河東節
 度祝爺差公子。齎書到此求見。賀公大喜。隨即整衣
 出迎。祝生登堂拜謁。執禮甚恭。賀公見他人物比幼
 時更長得秀美。心中欣悅。寒溫畢。祝生取出父親書
 信。送上。賀公拆開看了。見是求婚之意。便把書納于

既栽梅而
 待。驚々
 不來。行
 登。

袖中對祝生道。久仰賢侄才名。渴思面領珠玉。今幸
 惠臨。可于舍下盤桓幾時。老夫正欲捧讀佳製。兼叙
 潤。祝生唯々稱謝。茶罷。請出老夫人來拜見。夫人
 看了祝生人物。亦甚歡喜。賀公道。舍下有一梅花書
 屋。頗稱幽雅。可以下榻。說罷。便教家人收拾。祝生行
 李。安放書屋中。一面即治酒。在彼伺候。不多時。家人
 報酒席已完。賀公携着祝生。步入那梅花書屋來。只
 見屋前屋後。遍植梅花。果然清幽可愛。中間設下酒
 席。二人揖遜而坐。舉觴共飲。此時已是二月下旬。梅
 花大半已謝。風吹落花。飛入堂中。酒過數巡。賀公對

梅花已笑
驚亦無歌

着祝生道。老夫昨見落梅欲作一詩。曾命小女做來。今賢侄高才。未識肯賜教。一律否。祝生欣然領諾。賀公送過文房四寶。祝生握律在手。對賀公道。不知表妹佳咏。用何韻。小侄當依韻奉和。賀公道。韻取七陽。用芳香霜腸四字。祝生聽罷。展紙揮毫。即題一律道。

皎々霓裳淡々粧
羞隨紅杏鬪芬芳
衝寒曾報春前信
墜粉難留雨後香
恍似六化猶繞砌
還疑二月更飛霜
惟餘紙帳窺全影
夢憶南枝欲斷腸

題畢。呈與賀公看了。大贊道。賢侄詩才。清新秀麗。果

詩以梅為
題。佳人
子。一應一
唱。句々亦
香。

然名不虛傳。祝生道。小侄不惜獻醜。乃拋磚引玉之意。敢求表妹佳章。一讀。賀公便把祝生所作。付小童傳進內邊。教換小姐的詩來看。小童去不多時。送出一幅花箋來。祝生接來看時。上寫道。

游蜂爭為杏花忙
知否寒枝有舊芳
雨洗輕粧初墜粉
風飄素影尚流香
沾泥似積庭除雪
點石疑飛嶺上霜
天寶當年宮樹畔
江妃對此幾迴腸

祝生看了。極口稱賞道。表妹才情。勝小侄十倍。珠玉在前。覺我形穢矣。賀公咲道。不必太謙。二詩可謂工

佳 人 才 子
今 相 遇 如
甚 易 是 却
所 以 竟 難
遇 了

力悉敵。說罷。命酒再飲。至半酣。賀公欣然。咲道。老夫向爲小女擇配。未得其人。今尊翁書中。欲以中表議婚。賢侄眞足比溫太真矣。祝生大喜。起身致謝。當日二人飲酒盡歡。而罷。至晚。祝生宿于書屋中。思量小姐詩詞之妙。又喜又疑。想道。女郎如何有此美才。莫非是他父親筆削過的。又想道。即使文才果美。未知其貌若何。我須在此探訪箇確實。纔好。次早起來。去書箱中取出一幅白綾絹。把鸞簫這首詩錄在上。面時々諷咏。早晚間。賀公出來。與祝生叙話。或議論古人。或商確時務。祝生應對如流。或有來求賀公詩

香 戀 之 情
寫 得 如 見

文碑銘的。賀公便央祝生代筆。祝生揮毫染翰。無不如意。賀公十分愛敬。祝生在賀家一連住了半月。有餘。調鶴私稟道。老爺本教相公先到陽爺家賀壽。今壽期已近。作速去方好。祝生此時未曾訪得鸞簫確實。那裏肯便去。調鶴見他躊躇不行。又稟道。相公若還要住此。不妨到陽家去過再來便了。祝生想道。我若辭別去了。怎好又來。因對調鶴道。此間賀老爺相留。不好便別陽爺處。你自去把書禮投下罷。調鶴道。老爺書中已說相公親往。如今怎好獨差小人去。祝生想了一想。道。你與我年貌彷彿。况我與陽爺未經

原評幻想
照後

祝生不親
往却妙

奇貨可居
好機可乘

識面。你今竟假扮着我。代我一行。有何不可。調鶴道。這怎使得。小人假扮着去。不打緊。倘或陽爺治酒。款留。問起什麼難應答的話來。教小人那裡支吾得過。祝生道。你只推說要到賀表叔家問候。一拜了壽。就辭起身便了。說罷。便取出書信禮物。并將自己的巾服。付與調鶴。教他速去。速回。調鶴沒奈何。只得將着書禮。僱下船隻。收拾起身。到了船中。換了巾服。假扮着祝生。自往馬邑去了。且說祝生住在賀家。不覺已是三月中旬。清明時候。賀公舉家要去掃墓。鸞簫小姐以微恙初愈。不欲隨行。夫人留霓裳在家陪侍。其餘婢僕盡皆隨往。賀公意欲約祝生同去墓所閒遊。祝生打聽得鸞簫獨自在家。便想要乘此機會窺探些消息。乃不等賀公來約。先推箇事故出外去了。約莫賀公與夫人等去遠。即回身仍到賀家。在書齋左側。走來走去。東張西看。却又想小姐自在深閨。我那裡便窺覷得着。心中悶々。只得仍走入書屋中。兀坐却說鸞簫自見了祝生的詩。十分賞歎。把來寫在一幅絳綾絹之上。朝夕吟咏。那日夫人出外。鸞簫獨與霓裳。間處閨中。復展那詩觀看。因戲對霓裳道。祝家表兄第一句詩。便暗合着你的名字。莫非他與你有

八

才子不知，
手佳人亦
恐為郎推
病不隨行

原評幻極

緣。霓裳。咲道。小姐若得配才郎。霓裳自當在抱衾與
綢之列。鸞簫道。祝表兄詩才雖妙。未知人物如何。霓
裳道。今日乘夫人不在。小姐何不私往窺之。鸞簫道。
倘或被她瞧見了。不當穩便。霓裳道。小姐與祝生既
係中表兄妹。相見何妨。鸞簫沉吟道。我見他不妨。却
不可使他見我。々々。今有箇道理。霓裳道。有甚道理。鸞
簫道。把你身上的青衣來與我換了。我假扮了你。去
窺他一面。倘他見了我。問時。我只說是你便了。霓裳
咲道。祝生的詩。既比着霓裳。今小姐又要扮做霓裳。
使霓裳十分榮耀。說罷。便脫下青衣。與鸞簫改換停

調鶴假扮
祝生鸞簫
又倒扮霓
裳妙極妙

當。鸞簫俏地步至梅花書屋。只推摘取青梅。竟走到
庭前梅樹之下。祝生正悶坐無聊。忽然望見一箇青
衣女子。姿態異常。驚喜道。夫人已不在家。此必是小
姐的侍兒了。忙趨上前。唱箇肥喏道。小娘子莫非伏
侍鸞簫小姐的麼。鸞簫看那祝生時。丰神俊爽。器宇
軒昂。飄然有超塵出俗之姿。心中暗喜。慌忙回禮道。
妾正是小姐的侍兒霓裳也。祝生聽說名喚霓裳。咲
道。只霓裳兩字。便是妙極。小生前日詩中曾把佳名
與梅花相比。何幸今日得逢解語花。鸞簫道。郎君尊
咏。小姐極其稱賞。未識小姐所作。郎君以為何如。祝

風鸞飛

祝生不曉，
得驚箴即，
假寬裝處，
却妙

生道。小姐詩才勝我十倍。但不知此詩可是小姐真筆。鸞簫道。不是真筆。却倩誰來祝生道。只怕是你老爺筆削過的。若小姐果有此美才。小生有幾箇字。謎煩小娘子送與小姐猜一猜。看可猜得着。說罷便去。書齋中取出一幅紙來。鸞簫看時。第一箇字謎道。

上不在上 下不在下

不可在上 且宜在下

第二箇字謎道。

兄弟四人。兩箇落府。四箇落縣。三箇落州。村裡的住在村裡。市頭的住在市頭。

第三箇字謎道。

草下伏七人 化來成二十

將人更數之 又是二十七

第四箇字謎。却是一首閨怨。其詞曰。

一朝之念致分離 逢彼之怒將奴置

妾悲自揣不知非 君恩未審因何棄

憂緒雖同夏雨開 愁懷那逐秋雲盡

可憐抱悶訴無門 縱令有意音誰寄

若斷若連惹恨長 相拋相望想徒繫

一息自拚仍自憐 小窓空掩揮空淚

鸞簫看畢。微咲道。這箇有何難猜。還你小姐一猜。便着音訖。便持進內邊。與霓裳看。霓裳未解其意。鸞簫道。第一謎是指字中那一畫。第二謎是指字中那一點。第三謎是花字。第四謎是心字。合來乃一點花心四字。霓裳聽罷。仔細摹擬了一遍。稱贊道。此非祝郎做不出。非小姐猜不出。小姐何不也寫幾句破他。鸞簫應諾。便于每一謎後各書四句。其破一畫謎云。

在西之頭 在丑之足
 在亥之肩 在子之腹
 其破一點謎云

原評我亦云然

其二在秦 其一在唐
 其四在燕 其五在梁
 其破花字謎云

五行屬於木 四時盛在春
 或以方彩筆 或以比佳人
 其破心字謎云

靈臺方寸山 斜月三星洞
 變化總無窮 通達是其用
 鸞簫寫完。將來袖了。再到書齋。送與祝生觀看。祝生驚歎道。小姐才思敏妙如此。前詩的係真筆無疑矣。

鸞簫道。方纔小姐見。摘去青梅。吟詩四句。郎君也請吟一首。祝生道。願聞小姐佳咏。鸞簫便念道。

如豆梅初吐。枝頭青可數。

青時未見黃。酸中還帶苦。

祝生聽了。咲道。這是小姐嘲咲我了。他道。我尙是青衫未登黃甲。既饒酸風。又多苦。况我今試賡俚句。聊以解嘲。遂援筆連題二絕。其一曰。

當年煮酒論英雄。曾共曹劉肴核供。

世俗莫將酸子咲。遨遊二帝藐王公。

其二曰。

耐爾流酸愛爾青。秀才風味類卿々。

莫嫌炙得眉痕皺。調鼎他年佐帝羹。

鸞簫看了。咲道。二詩殊壯。但只自負其才。不會關合。在小姐身上。去祝生道。要關合到小姐身上。也不難論。我胸中抱負。自比青梅。若論我眼前遭遇。正不及青梅哩。待我再題一絕。又題道。

香閨食果喜拈酸。妬爾常邀擅口含。

最是書生同此味。風流未得玉人諳。

鸞簫見了。道。這只就青梅關合小姐。還可竟把青梅比得小姐麼。祝生道。這也不難。便又題一絕道。

濺牙能使睡魔降
止渴徒教望眼忙

中饋得伊相贊佐
和羹滋味美還長

鸞簫見詩吟道。前兩句略輕薄些。後二句居然指為中饋。未免唐突。祝生道。詩中之謎。都被小娘子猜着。小生心事。小娘子已知量。小姐心事。亦唯小娘子知之。待我再題一絕。便將青梅比着小娘子。又題道。

傾筐當日載風詩
常伴佳人未嫁時

實七寶三頻數處
深閨心事只伊知

鸞簫見他筆不停揮。數詩立就。稱歎道。郎君如此美才。我家小姐自然敬服。我當以尊咏持送粧臺。祝生

真個才氣
如湧

原評出來
久矣
原評妙々

花已到
手
未幾折何
等大憾

道。我與你家小姐。原係中表兄妹。可請出來一見否。鸞簫道。小姐怎肯輕易出來。待我替你致意便了。說罷。轉身要走。祝生向前攔住道。難得小娘子到此。幸勿虛此良會。我若非與你有緣。何故拙句暗合芳名。今縱未得小姐。遽渡仙橋。願得與小娘子先解玉珮。鸞簫羞得臉兒紅暈。說道。郎君放尊重些。老爺夫人知道。不是要處。况小姐不時叫喚。若逗留太久。恐見嗔責。我去也。祝生攔他不住。只得由他去了。鸞簫回至香閨。把上項話一々對霓裳說知。霓裳聽罷。觸動了一片芳心。想道。今日小姐把我粧得十分好了。祝

一朶南枝
先要占春
味

郎心裡已記着霓裳兩字。只是徒受虛名。却無實際。倘異日祝郎真見我時。道我不是昔日所見的霓裳。那時只怕輕覷綠衣。不施青眼。不若我今夜假粧小姐。暗地去與他相會。先定下此一段姻緣。也不枉他詩中巧合我的名字。私計已定。便竊了鸞簫寫的那幅絳鮫絹。藏在身邊。只等夜深。瞞着鸞簫行事。正是你既粧我。我也粧你。不瞞着我。我偏瞞着你。你。你。你。不瞞着我。我偏瞞着你。怕點辱了你。

且說祝生見了假霓裳之後。想道。侍兒美麗若此。小

痴極生疑
可憎

姐可知。又想道。人家儘有侍兒美似主兒的。若小姐得與霓裳一般。也十分勾了。只可惜他不肯出來。一見痴々的想了半晌。到得抵暮。賀公與夫人等都回來了。當晚賀公又與祝生間叙了一回。自進內邊。祝生獨宿書齋。那裡睡得着。見窗外月光明亮。便走到庭中梅樹之下。仰頭看月。正徘徊間。忽聽書房門上輕輕叩响。低叫開門。好像女人聲音。祝生連忙開看。只見一箇美人掩袖而進。月光下見這美人。凝妝艷服。並不是日間青衣模樣。祝生驚問道。莫非鸞簫小姐麼。霓裳也在月下仔細看了祝生。果是翩翩年少。

喜外寔是出望
可的的事共
掬

何等良夜
避近相
合我願

私心甚喜。低應道。然也。妾因慕表兄之才。故今夜瞞着侍婢。覓裳特來與兄面訂終身之約。祝生喜出望外。作揖道。小生得蒙垂盼。實乃三生有幸。覓裳取出那幅絳鮫絹。遞與祝生道。此妾手錄尊咏落梅詩在上。梅者媒也。即以此贈兄為婚券。祝生接了。稱謝道。小生拙句得蒙玉手揮毫。為光多矣。便也去取出那幅白鮫絹來。遞與覓裳道。小姐佳章。小生亦錄在這鮫絹上。今敢以此為酌贈。覓裳接來袖了。說道。只此已定終身之約。妾當告退。說罷。假意要行。祝生忙扯住道。既蒙枉臨。豈可輕去。况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

才早覓
郎已裝
心斷一曲
腸了

一頭說。一頭便跪下求歡。覓裳用手扶起道。若欲相留。兄可對月設誓來。祝生即跪地發誓道。我祝鳳舉。若忘鸞簫小姐今日之情。蒼天鑒之。誓畢。把覓裳搜到臥榻前。覓裳做出許多嬌羞之態。祝生為之歎解。羅襦擁入衾中就寢。但見
粉面低偎。朱唇羞吐。一箇把瑤池青鳥。認作王母。臨几。一箇是崔府紅娘。權代雙文薦枕。一箇半推半就。那管素覓裳忽染新紅。一箇又喜又狂。也像青梅詩連揮幾筆。一箇只道日裡侍兒脫去。未通幸小姐肯來。一箇正為早間小姐空回。故拚我侍

可。雞唱可。恨。可。惜。

兒當夕。一箇止。因落花首句。巧合阿奴小名。特背
 娘行偷期月下。一箇自喜傾筐一篇。打動深閨心
 事。遂將玉人引至燈前。一箇把慕鸞簫的宿願了
 却。十分尙有凡分在霓裳身上。一箇聽呼表妹的
 低聲。連應幾句。曾無半句入小姐耳中。兩幅絞絹
 湊成一幅相思帕。三星邂逅。先見雙星會合時。
 兩箇恩情美滿。鷄聲三唱。霓裳起身辭去。祝生問以
 後期。霓裳道。既已訂約百年。豈可偷歡旦夕。兄今宜
 銳意功名。不必復作兒女眷戀。說罷。啓戶徐行。祝生
 送了一步。珍重而別。次日鸞簫尋不見了。絳鮫絹。只

道。昨日往來書齋。遺失在路上。命霓裳尋覓。霓裳假
 意尋了一回。只說尋不着。鸞簫只索罷了。不在話下。
 却說調鶴假扮祝生。到陽城家中拜壽。陽公見他人
 物清雅。那裡曉得是假的。再三留款。調鶴只推要往
 賀家。連忙告辭。臨別時。陽公道。目今朝廷開科取士。
 賢侄到令表叔家去過。就該上京赴試了。調鶴應諾。
 回見祝生。具道前事。并促祝生起身。祝生此時心事
 已定。亦欲歸報父親。商議行聘。即束裝而行。賀公治
 酒餞別。祝生討了回書。星夜回到河東。拜見父親。祝
 公見回書中已允婚事。大喜。隨即遣媒議聘。一面打

一刀兩斷
快甚矣雖
死無憾

主家原來
執義不動
故又出義
僕

發祝生上京應試。祝生領了父命。携着調鶴。即日起
身去了。是年河東飢饉。百姓流離。祝公屢疏告荒。宰
相裴延齡不准其奏。祝公憤怒。特疏專劾裴延齡不
恤天災。不軫民命。乞斬其首。以謝天下。裴延齡大怒。
便奏稱祝聖德。妄報災荒。侵欺國稅。不加重治。無以
儆衆。奉旨祝聖德。逮繫至京。下獄治罪。其親屬流竄
嶺南。那時祝生正在途中。聞了這消息。吃驚不小。泣
對調鶴道。老爺忤了權相。此去凶多吉少。我又流竄
烟瘴之地。未知性命如何。祝氏一門休矣。調鶴道。老
爺平日居官清正。今必有人申救。量無大禍。倒只怕

假打扮爲
真打扮

義氣可感

嶺南烟瘴之地。相公去不得。如何是好。祝生聽了。掩
面大哭。調鶴沉吟道。老爺只有相公一子。千金之軀。
豈可輕去。不測之鄉。小人有箇計較。在此可保相公
無事。祝生急問何計。調鶴道。小人原曾扮過相公的。
今待小人仍把巾服穿了。扮做相公。竟往官司投到。
聽其押送嶺南。相公却倒扮做從人。模樣。自往別處
逃生。祝生道。這使不得。前番陽家賀壽。是沒甚要緊
的事。不妨代我一行。今遠竄嶺南。有性命之憂。豈可
相代。調鶴慨然道。說那裡話。小人向蒙恩養。今願以
死報。祝生泣謝道。難得你有這片好心。真恩勝骨肉。

挺身赴難
其義真兄
弟不義及

我今與你結為兄弟。倘天可憐見。再有相見之日。勿拘主僕之禮。你認我為兄。我認你為弟。便了。說罷。走到僻靜處。大家下了四拜。把身上衣服換轉。調鶴扮了祝生。即往當地官司投到。自稱是祝公子。因應試赴京。途中聞有嚴旨。特來待罪。官司錄了口詞。一面申報刑部。一面差人將本犯押送嶺南。公差領了官批。押着調鶴。即日起行。幾日路過馬邑縣。那陽城聞祝公子被竄。路經本處。特遣人邀請到家。調鶴前曾假扮祝生。見過陽公。今番陽公只認調鶴是真。正祝公子執手流涕。厚贈盤纏。又多將銀兩賞賜。防

驚竄前假
扮寬裝祝
生今假扮
調鶴出於
偶然如非
偶然

送公差教他于路好生看觀。調鶴別了陽公。自與公差到嶺南去了。正是
勉強倒是賀壽 情願却是捐生
前日暫時弄假 今番永遠即真
且說祝生假扮做從人模樣。隨路逃避。思量沒處安身。欲仍往賀家。怕他家中人已都認得我。倘走漏消息。不是要處。因想道。不如到馬邑縣投托陽年伯罷。又想到前日拜壽。不曾親往。今日怎好去得。縱使陽年伯肯留我。他家耳目衆多。那裡隱瞞得過。躊躇半晌。心生一計。道。我到陽家。隱起真名。倒說是書童調

真係賞到
陽家行主
的事與主
又到陽家
倒為真僕
顛倒奇絕

鶴因家主被難無可投奔特來依托門下便了私計已定星夜奔到馬邑假粧做調鶴即見陽公陽公念係祝家舊僕收在書房使喚祝生只得與眾家僮隨行逐隊權充下役正是

只恹季布難逃死 敢向朱家惜下流

話分兩頭且說賀公正喜與祝家聯了姻忽聞祝公忤了權相父子被罪又驚又惱夫人與鸞簫霓裳各自悲恨賀公乃親赴京伏闕上疏申救一面致書與陽城書略曰

憶自裴延齡入相之初先生曾欲廷裂白麻可謂

賀公亦正
義不讓祝
公其兒其
女相配亦
非偶然的
事

却不問明白
却作話

壯矣今裴延齡肆惡已極朝政日非而先生置若罔聞但悠游鄉里聚徒講學恐韓退之諍臣一論今日又當為先生誦也僕今將伏闕抗疏未識能回聖意否伏乞先生糾合同官交章力奏務請尙方劍誓斬逆臣頭以全善類國家幸甚蒼生幸甚賀公親筆寫了書付與一箇蒼頭教去馬邑縣陽諫議家投遞約他作速赴京相會蒼頭領命而行不想數該遭厄事有差訛這蒼頭甚不精細來到半路遇着一隻座船說是諫議楊爺赴京的船蒼頭只道就是馬邑縣的陽諫議不問明白竟將家主這封書去

遙應前文
可惡

這箇不廉
潔人為諫
議大夫是
所以有話
說

船裡投下。原來這楊諫議却是楊迎勢。因欲賄通裴相。謀復原官。故特買舟赴京。正想沒箇獻媚之由。看了這書。便以為奇貨可居。又怪賀公前日拒其求婚。今日正好借此出氣。當下將書藏着。一到京師。便去裴府首告。裴延齡正為賀朝康申救。祝聖德。恐多官效尤。交章互奏。沒法處他。得了楊迎勢所首。滿心歡喜。便表薦楊迎勢。仍為諫議大夫。隨即代迎勢草成流稿。劾奏賀朝康糾眾欺君。私結朋黨。謗訕朝廷。宜加顯戮。迎勢依着裴延齡的親筆疏草。寫成本章。并賀家私書。一同上奏。憲宗即命裴延齡票旨。延齡擬

已出義僕
又忽出義
婢

將賀朝康下獄問罪。妻女入宮為奴。韓愈陽城。俱革職。永不叙用。憲宗依擬而行。命下之後。賀公就京師捉下獄中。從騎一面到雲州。提拿妻女。這消息早傳到賀家。賀老夫人大驚。抱着鸞簫哭道。汝父捐軀報國。固所不辭。老身入宮。亦不足惜。只可惜累了你鸞簫也。抱着夫人痛哭。霓裳在旁。見他母子兩箇哭得傷心。遂動了箇忠義之念。上前跪下稟道。夫人小姐。且休煩惱。霓裳向蒙撫眷之恩。無以為報。今日願代小姐入宮。夫人聽說。收淚謝道。若得如此。感激你不盡。便教鸞簫與霓裳結為姊妹。把身上衣服脫與霓

裳穿了鸞簫倒扮做侍兒模樣。差人密喚乳娘岳老
 嫗來把鸞簫托與他。囑付道：你甥女霓裳情願代小
 姐入宮。你可假認小姐做甥女領去家中暫住。倘後
 來祝公子有回鄉之日，仍得夫妻配合了此姻緣。岳
 嫗見霓裳代主入宮十分忠義，嘖嘖稱歎。鸞簫哭別
 夫人與霓裳收拾些衣飾銀兩，隨着岳嫗去了。不一
 日從騎到來把賀老夫人與這假小姐解京入宮。正是
 前番暗々冒頂，此日明々假粧。
 歡時背地領受，憂來當面承當。
 不說夫人與霓裳入宮，且說鸞簫躲在岳嫗家中。這

岳老亦是
一個義人

岳嫗的老兒是做銀匠的，只住得兩間屋。把後面半
 間與鸞簫做了房。鸞簫痛念父母，終日在房中飲泣。
 岳嫗恐鄉隣知覺，再三勸解。鸞簫勉強收淚，做些針
 指消悶。一日岳老他出，岳嫗陪着鸞簫坐地，忽聽門
 前熱鬧，原來有箇走索的女子在街上弄缸弄甕，弄
 高竿，引得人挨々擠々の看。岳嫗不合携着鸞簫走
 到門首窺覷，不想恰遇正覺庵裡尼姑淨安在門首
 走過，被他一眼瞧見，便步進門來，說道：原來賀家小
 姐在此。鸞簫急忙閃入。岳嫗忙遮掩道：女師父你認
 錯了。這是賀家侍兒霓裳。他原係我甥女，故收眷在

遙應前文

要報怨的
口氣可惡

原評主論

出家人手
段寔如此
貪婪無厭
不打下頭
唾其面者
憾甚

此怎說是賀小姐。淨安搖頭道：「不要瞞我。這明々は賀小姐。岳嫗道：「我甥女而龐原與小姐差不多。淨安咲道：「你伏說謊。竟裳姐雖與小姐面龐相像。我却認得分明。這是小姐。不是竟裳。岳嫗着了急。便道：「就說是小姐。你出家人盤問他怎的。難道去。出首不成。淨安變了臉道：「只有善男子善女人。沒有善和尚善尼姑。當初賀夫人怪我多口。把我搶白。今日正好報怨。若不多把些銀兩與我。便去出首。教你看我出家人手段。岳嫗慌了。只得對鸞簫說：「取出些銀兩來送他。淨安嫌輕道：「少嚇詐不已。岳嫗再三央告。又把鸞

簫的幾件衣飾都送與他。纔買得他住。正是

佛心不可無 佛相不可着

菩薩本慈悲 尼姑最狠惡

岳嫗吃了這一場虧。等老兒回來。與他說知了。正商議要移居別處。避人耳目。不想淨安這女禿體詐了許多東西。心還未足。那時恰好楊迎勢因裴延齡復了他的官。無可報謝。要討箇絕色美人獻他。爲妾。寫書回來。教奶々多方尋訪。良家女子有姿色的。用價買送京師。淨安打聽得此事。便去對楊奶々說。岳銀匠家女兒十分美貌。楊奶々便坐着轎子。同了淨安。

古來倭人
獻媚必以
女色。今也
無之耶。否
我未信

徑到岳家。不由分說。排闥直入。看了鸞簫。果然美貌。即將銀三伯兩付與岳老。要娶鸞簫。岳老哀告道。小人只有此女。不願與相府作妾。楊奶々那裡肯聽。竟把銀留下。立刻令人備下船隻。將花燈鼓樂。搶取鸞簫下船。岳嫗隨着楊家女使。一齊到舟中。鸞簫痛哭。便要尋死。岳嫗附耳低言道。小姐且莫慌。我一面在此陪伴。你一面已教老兒寫了箇手揭。兼程趕到京師。徑去裴府中告稟。他做宰相的人。難道一箇女子面上不做了方便。且待他不肯方便時。小姐再自計較未遲。鸞簫聞言。只得且耐着心兒。苟延性命。楊家

原評巧妙
喊得妙

夫人最是
妬悍的亦
妙

從人自催船赴京。不在話下。且說岳老星夜趕到京中。拿着箇手本。到裴府門前伺候。了一日。你道相府尊麗。那箇替他通報。不想鸞簫合當無事。恰好次日。裴延齡的夫人。要到佛寺燒香。坐轎出門。岳老便拿着手本。跪在轎前叫喊。從人趕打他時。岳老高聲喊道。楊諫議強奪小人女兒。要送來相府作妾。伏乞夫人天恩方便。原來那裴夫人平日最是妬悍。聽說相府作妾四字。勃然大怒。喝教住了轎。取過手本來看。了也不去燒香。回進府中。當廳坐下。喚岳老進去。問知備細。大罵楊迎勢這賊。因敢哄誘我家老夫殺的

何等妬悍
蓋其奸可
不讓丈夫

偶然移來
市房楊城
太妓妙亦

作這様歹事。我教他不要慌。便批箇執照付與岳老。着他領了女兒。自回原籍。其楊家所付財禮銀。即給與作路費。又分付家人。若敢通同家主。暗養他女兒。在外私自往來。我查出時。一箇々處死。衆家人喏々連聲。誰敢不依。岳老謝了。裴夫人拿了批照。趕向前途。迎着鸞簫的船。把裴夫人所批與楊家。從人看了。楊家從人不敢爭執。只得由他把女兒領回。正是

全虧獅子吼。放得鳳凰歸。

岳老夫婦領得鸞簫回家。不敢再住雲州。連夜搬往馬邑縣。恰好租着陽城家中兩間市房居住。依舊開

銀匠舖度日。陽家常教岳老打造首飾。此時祝生正在陽家做假調鶴。一日陽老夫人差祝生到岳家取討打造的物件。適值岳老不在家。見了岳嫗。聽他語音。是雲州人。聲口。因問道。媽々是雲州人。可曉得賀鄉官家小姐怎麼了。岳嫗道。小姐與夫人都入宮去了。祝生聽了。欲歎悼歎。又問道。小姐既已入宮。他家。有箇侍兒。霓裳姐如何下落了。岳嫗道。我也不知他。下落。祝生不覺失聲。嗟悼。鸞簫在裡面聽得明白。驚疑道。這聲音好像祝表兄。走向門隙中窺時。一發驚疑道。這分明是祝郎。如何恁般打扮。便露着半身。在

却亦妙
不搭話得

門邊張看。祝生擡頭瞧見，失驚道：「這不是霓裳姐麼？」
鸞簫忍耐不任，接口問道：「你那裡認得我是霓裳姐？」
祝生未及回言，岳老忽從外而入，見祝生與鸞簫說話，便發作道：「我們雖是小家，也有箇內外。你是陽府大叔，怎便與我女兒搭話？」祝生見他發作，不敢回言，只得轉身出去了。岳老埋怨婆子道：「前番爲着門前看走索惹出事來，今日怎生又放小姐立在門首，又埋怨鸞簫道：『莫怪老兒多口。』小姐雖當患難之時，也須自貴自重，如何立在門前與人搭話？萬一又惹事招非，怎生是好？」鸞簫吃他說了這幾句，羞得滿面通

紅。自此再不敢走到外邊，却又暗想前日所見之人，明係祝郎，若不是他，如何認得我？可惜被奶公冲散，不會問箇明白。有一曲江兒水單道：「鸞簫此時心事，口語渾無二，形容確是伊。若不是舊相知，曾把芳心繫，爲甚的乍相掬，便洒天涯淚。敢是他巧相蒙也，學金蟬計，猜遍杜家詩謎，恨殺匆匆，未問端由，詳細。」
且說祝生回到陽家，想道：「岳家這女子，明是霓裳。正要與我講話，却被那老兒打斷了。今後不好再去。又」
想道：「鸞簫小姐既已入宮，更無相見之日。幸得霓裳

小人相軋而共相斃者往々此類亦是天譴所不可免

在此續了賀家這脈姻緣也不枉當初約婚一番但我心事不好對陽年伯說左思右想終夜流涕正是有淚能揮不可說含情欲訴又還吞

話分兩頭却說裴延齡的夫人自那日聽了岳老之訴十分痛恨楊迎勢等丈夫退朝回來與他鬧了一場定要把他把迎勢謫貶原來裴延齡最是慎內當下不敢違夫人之命只得把楊迎勢革去官職迎勢大恨道我依着他効壞了許多人不知加官進職倒壞我的官他親筆疏草也在我處他既賣我々也害他一害不說楊迎勢計害裴延齡且說賀老夫人

原文評伏後
原評雅事

與霓裳入宮之後撥去皇妃宓氏宮中承應這宓妃昔日最承君寵後因憲宗又寵了箇張妃於是宓妃失寵退居冷宮無以自遣乃終日焚香禮佛裝塑一尊觀音大士像于宮中朝夕禮拜賀夫人向來奉佛深通內典宓妃喜他與己有同志又憐他是大臣之妻另眼看覷一日宓妃亦欲于大士前懸幡供養要題一聯頌語賀夫人乃把鸞簫所題正覺庵幡上之語奏之宓妃大喜光陰荏苒不覺又當落梅時候天子以落梅為題命侍臣賦詩都未稱旨乃傳命後宮不論妃嬪媵嬙有能詩者各許題獻霓裳聞旨乃將

原評暗合
心事妙

落梅首詩
經年益香

寬裳為婢
既義為奴
又豈不忠

鸞簫昔日所題之詩錄呈宓妃觀看。宓妃看到天寶當年兩句。打動了他心事。不覺潸然淚下。寬裳便奏道：「娘娘若不以此詩為謬。何不即獻至御前。竟說是娘娘做的也。」當得一篇長門賦。宓妃依言。便把此詩錄于錦箋之上。并草短章進奏。其章曰：

臣妾久處長門。自憐薄命。幸蒙天子許賡。巴人訝紅杏之方妍。如承新寵。歎寒梅之已謝。悵望舊恩。聊賦俚詞。敢呈聖覽。臨箋含淚。不知所云。憲宗覽表看詩。惻然動念。此時正值張妃恃寵驕縱。帝意不懌。因復召幸宓妃。寵愛如初。宓妃深德寬裳。

亦是
賢婦
一個

意欲引見天子。同承恩幸。寬裳奏道：「賤妾向曾許配節度禮聖德之子祝鳳舉。倘蒙娘娘憐憫。放歸鄉里。感恩非淺。若宮中受寵。非所願也。」宓妃道：「我當乘間為汝奏之。」過了一日。憲宗駕幸宮中飲宴。宓妃侍席。見龍顏不樂。從容啓問其故。憲宗道：「因外邊災異頻仍。飢荒屢告。所以不歡。」宓妃奏道：「以臣妾愚見。願陛下省刑薄稅。赦宥從前直言獲罪諸臣。則災荒不弭。而自消矣。」憲宗點首稱善。宓妃又奏道：「即今臣妾宮中有罪。臣賀朝康的妻女。供役已久。殊可矜憐。且臣妾一向在宮禮佛。得他侍奉香火。多有勤勞。便將。」

點五

天子亦聰

上所題之語奏知憲宗嘉歎因沉吟道外臣効奏賀朝康與韓愈結為朋黨前韓愈諫迎佛骨而朝康妻女奉佛如此則非朋黨可知來日便當降詔開釋宓妃再拜稱謝正是

既賴文字巧仍虧佛力佑

僧尼不可親菩薩還能救

次日憲宗升殿正欲頒降恩詔只見內侍呈上一箇本章看時乃是楊迎勢許奏裴延齡的備言前番題効多人俱出延齡之意現有彼親筆疏草為證前日巧為指唆許授美官今又誅求賄賂無端謫貶伏乞

大快

聖裁憲宗覽奏勃然大怒遂傳旨將裴延齡與楊迎勢俱革職謫戍遠州家產籍沒妻孥入宮拜陽城為宰相韓愈為尙書左僕射赦出賀朝康拜為大司農妻女釋放回家赦出祝聖德拜為大司馬其子祝鳳舉授國子監博士即着賀朝康持節至嶺南召赴京師就職賀公出獄之後謝恩回寓恰好妻女也放出來了夫婦重逢方知女兒不曾入宮是霓裳代行的賀公稱歎霓裳忠義即認為義女一面差人到雲州城中岳銀匠家迎接鸞簫便教岳老夫婦伴送來京等祝生到京日完成婚事一面持節星夜赴嶺南召

評

鳳鸞飛

二十八

不辨真假亦宜矣

取祝生却說調鶴自得陽城資助路上並不吃苦到嶺南後只在彼處訓蒙度日忽聞恩詔赦罪拜官特遣賀公持節而來便趨至館驛迎接北面再拜謝恩賀公見了調鶴竟認不出是假祝生一來他兩箇面龐原相似二來賀公只道祝生一向風霜勞苦因此容顏比前稍異當下調鶴接詔畢賀公命將冠帶與他穿換調鶴辭謝道小人本非祝鳳舉不敢受職賀公驚怪仔細再看方纔覺得面貌與初時所見的祝生不甚相同調鶴把實情備細說了一遍賀公道汝能代主遠竄可謂義士昔既代其厄今亦當代其榮

原評義士

一義僕之義足以風天下衆僕

調鶴辭謝道朝廷名器豈容亂竊小人今日仍當還其故我說罷便依舊穿了青衣侍立于側賀公道你是箇義士即不受官爵亦當仍換巾服以禮相見調鶴道前與公子相別之時雖蒙結爲兄弟然恐尊卑之分到底難混賀公道既是公子與你結爲兄弟你也是我表侄了便令左右將巾服與調鶴換了命椅着坐調鶴再三謙讓方纔坐下賀公問道你前日與公子分散之時可知他往那裡去了調鶴道匆匆分別天各一方公子踪跡其寔不知今聞恩詔自當出頭賀公道你今且隨我進京一路尋訪公子去於是

原評好戲

携着調鶴登舟而行。將近長安。恰好陽城也。應詔赴京。兩舟相遇。陽公過船來。拜望賀公。并着視祝公子。叙禮方畢。即歡然執着調鶴的手。說道。九苞賢侄。別後無恙。賀公道。這箇還不是祝公子。陽公道。祝年侄。曾到過寒舍兩次。這明々就是他。怎說不是。調鶴乃把前後假扮的事。細々說了。陽公驚疑道。你既是調鶴。如何我船裡現有箇調鶴。他也說是祝家舊僕。難道你家有兩箇調鶴。便教人到自己船中。喚那調鶴來。不一時。那假調鶴青衣小帽。走過船來。這裡儼然巾服的。真調鶴見了。慌忙跪下道。主人別來無恙。賀

主亦真個
義士

公大喜道。原來賢婿就在陽年翁處。陽公大驚道。如何你倒是祝公子。一向怎不說明。祝生道。恐耳目衆多。不敢泄漏。陽公道。今既聞恩詔。如何還不說明。祝生道。調鶴義弟。既爲我代竄遠方。自當代受官職。若流竄則被代之。官職則自我受之。何以風天下義士。所以權且隱諱。待到京見過家君。或者改名應試。未爲不可。陽公稱嘆道。主情僕誼。可謂兼至矣。賀公道。今調鶴義不受官。要等賢婿來自受。賢婿可便受了。罷。祝生道。小婿亦未敢受。賀公道。這却爲何。祝生道。小婿不自往嶺南。事屬欺誑。還求岳父與陽年伯將

寔情奏聞朝廷。倘蒙寬宥。小婿願應科目。不願受此官。賀公陽公都道。這箇自當保奏。便就舟中草下。連名本章。遣人星夜先赴京師。奏進。祝生當下換了巾服。竟與調鶴叙兄弟之禮。到得京中。祝生同着調鶴拜見父親。祝聖德說知備細。祝公十分稱歎。即認調鶴爲義子。教他也姓了祝。恰好天子見了賀公陽公的本章。降旨祝調鶴忠義可嘉。即授爲雲州刺史。祝鳳舉既有志應科目。着赴便殿候朕面試。如果有才不次擢用。次日憲宗駕御龍德殿。祝生進殿朝拜。憲宗見他一表人物。先自歡喜。祝生奏請命題面試。憲

落梅一詩
又發香
々馥郁然

宗想起前日衆侍臣應制題落梅詩。無有佳者。倒是宓妃所作甚好。因仍將落梅爲題。命賦七言一律。又限以宓妃原韻。芳香霜腸四字。祝生想道。我前日題和鸞簫小姐的落梅詩。正是此韻。今日恰好合着。當下更不再做。即將前日詩句錄呈御覽。憲宗看了。大加稱賞。道詩句清新。更多寓意。眞佳作也。翰苑諸臣當無出卿右者。遂特賜祝鳳舉狀元及第。正是

一詩兩用 婚宦雙成

司農快婿 天子門生

看官聽說。前日宓妃抄着鸞簫的詩。恰好以寒梅自

不寓不意而
寓不取比
而比何等
妙絕

比以紅杏比新寵。而天寶當年江妃此日之句更巧。合必妃身上。故遂感動天子。今祝生自抄自己的詩。其詩中羞隨紅杏。衝寒墜粉等語恰像比。况那不附權貴。直言獲罪。諸臣至于二月飛霜之句。又像自比含冤遠竄的意思。故亦能使天子動容稱歎。這都是暗合道妙。當日憲宗退入後宮。將祝生的詩付與必妃觀看。說道此詩寓意甚佳。必妃看到末二句。從容奏道。即此末二語亦有寓意。憲宗道其意云何。必妃道。前賀朝康之女。在臣妾宮中時。曾說與祝鳳舉有婚姻之約。今鳳舉夢憶南枝之咏。亦追歎昔日賀女

光榮亦如
華燦々爛々

原評妙

入宮。婚約幾成夢幻耳。憲宗聞奏。點頭道。原來如此。便傳旨。欽賜狀元祝鳳舉與大司農賀朝康女鸞簫。擇吉完婚。即給與封誥。祝生受了恩命。親到賀家。拜請吉期。賀公出來接見。相對之際。忽々不樂。原來賀公前遣家人往雲州岳家。迎接鸞簫。不知岳家已移居馬邑。家人到雲州城中尋問。不出。只得回來稟復。此時賀公還出使嶺南未歸。今歸來後。知女兒無處尋覓。故此十分愁悶。當下祝生見他不樂。怪問其故。賀公道。其實大小女鸞簫不曾入宮。前入宮的是二小女。今大小女却沒處尋覓。所以煩惱。祝生道。向來

不聞有兩位表妹。賀公含糊應道。原有兩箇小女。祝生道。大表妹向在何處。今却尋不見。賀公道。向避在奶公岳銀匠家。今岳家不知移居何處。故急切難尋。奶生猛省道。我住陽年伯府中時。曾到岳銀匠家去。窺見霓裳。原來小姐在彼。所以霓裳也隨着在那裡。因即對賀公道。小婿倒曉得那岳銀匠。現在馬邑縣。租着陽年伯的房屋居住。賀公聽了大喜。便差人星夜到馬邑去迎接。又私對祝生道。奉旨完婚的。是二小女。從前納聘的。却是大小女。今而箇小女合該都歸賢婿。若論長幼之次。仍當以大小女爲先。一候大

原評敘事
周匝

小女接到。便一齊送過來成親。便了。祝生歡喜稱謝。回見父親。具言其事。祝公亦大喜。却說賀家僕人。來到馬邑。尋着了岳家。原來岳老夫婦一聞恩詔之後。便要將鸞簫送還賀府。不想岳老忽然患病。不能行動。所以遲々。今病體既痊。正要起身。恰好賀家的人來接了。當下賀家僕人見了岳老。問他爲甚移居馬邑。岳老將尼姑淨安詐害情由。訴說了一遍。賀家僕人忿怒。此時恰遇祝調鶴新到雲州任所。賀家僕人便到刺史衙中。將此事密稟與調鶴知道。調鶴隨即差人飛拿淨安到來。責以不守清規。倚勢害人。抄了

快哉

原評那一處不會認得
原評眼花
擦亂

兩撈重打五十。追了度牒。給配廝役。發落既畢。寫書附致祝生。又差人護送鸞簫赴京。鸞簫同了岳老夫婦。來到京中。拜見父母。與霓裳叙姊妹之禮。各々悲喜交集。到得吉日。祝家準備花燈鼓樂。迎娶二位小姐。過門。祝生暗想道。鸞簫霓裳。我都見過。只不會認得。二小姐今夜又當識認一箇美人了。及至花燭之下。偷眼看時。只見上首坐的。倒是霓裳。下首坐的。倒是鸞簫。却不見什麼二小姐。心中疑惑。又想道。莫非二小姐面貌與霓裳相似。因他是賜婚的。故仍讓他坐上首麼。及細看兩旁。勝嫁的凡箇侍女。却又並不

好戲

見有霓裳在內。兩位新人。見他驚疑不定。各自微微冷笑。祝生猜想不出。等到合盞之後。待婢先送祝生到大小姐房中。祝生見了鸞簫。問道。小姐可是鸞簫麼。鸞簫道。然也。祝生道。小姐既是鸞簫。請問霓裳姐在那裡。鸞簫笑道。鸞簫也是我。霓裳也是我。祝生道。如何霓裳也是小姐。鸞簫道。我說來。郎君休咲話。因把從前兩番假扮的緣故。備細述了。祝生道。原來如此。今真霓裳却在何處。鸞簫道。方纔同坐的。不是祝生道。這說是二小姐。鸞簫道。我家原沒甚二小姐。因霓裳代我入宮。故叫他做二小姐。祝生聽了。大咲道。

評五色石

風鸞飛

三十四

代他入宮
之功足以
償之罪
春之罪
原評大有
醋意

我不惟今夜誤認他是二小姐。前日還誤認他是大
小姐哩。鸞簫道：「郎君前日何由見他？」祝生咲道：「豈特
一見而已，還有許多妙處。便把月下贈鮫絹的事說
了。隨即取出那幅絳鮫絹來，與鸞簫看。鸞簫咲道：「原
來他未入宮之前，已先粧做我了。說罷，同着祝生走
過霓裳房裡來。咲問道：「這絳鮫絹是何人贈與祝郎
的？」霓裳含羞微笑道：「小姐扮做賤妾，故賤妾也扮
做小姐。幸乞恕罪。」鸞簫道：「賢妹有代吾入宮之功，何
罪之有？」祝生咲道：「前既代其樂，後不敢不代其憂。正
欲將功折罪耳。」鸞簫道：「祝郎今夜當在妹子房裡住。」

宛是梅開
鸞宿的春
味可想

前番密約，讓你占先。今番賜婚，一發該你居先了。霓
裳道：「卑不先，尊少不先，長小姐說那裡話。便親自再
送祝生到鸞簫房裡。是夕，祝生先與鸞簫成魚水之
歡。至次夜，方與霓裳再講舊好。正是
左珠右玉，東燕西鶯。一箇假綠衣，是新洞房春風
初試。一箇真青鳥，是舊天河秋夕重圓。一箇遨遊
帝側，藐王公使郎君羨待兒有胆。一箇感歎宮妃
動天子，令夫婿服小姐多才。一點花心，先是小姐
猜來。今被郎君探去。兩番梅咏，既作登科張本。又
爲賜配先機。從前離別愁懷，正應着心字謎一篇。

評
五色石

鳳鸞飛

三十五

主家得榮而後自訴假扮之罪

閨怨。此後贊襄中饋。又合着梅子詩半比和羹。青
 時既見黃酸中不帶苦。濺牙濺齒已邀擅口輕含。
 實七實三。勿歎傾筐未嫁。枝頭連理。非復夢憶南
 枝欲斷腸。帳底交歡。豈曰孤眠紙帳窺寒影。孰大
 孰小。花燭下當面九疑。忽假忽真。香閣中巧幾千
 變。比翼鳥邊添一翼。三生石上坐三人。
 嬋姻滿月之後。霓裳仍復扮做鸞簫。入宮朝見宓妃。
 謝恩。宓妃賜坐。霓裳辭謝不敢。宓妃道。昔則侍姬。今
 為命婦。禮宜賜坐。霓裳奏道。臣妾名為命婦。寔係侍
 姬。娘々恕臣妾死罪。方敢奏知。宓妃問其故。霓裳道。

毫不可掩秘克可謂烈婦存終

群玉琢去光輝門戶真個完璧

臣妾寔非賀鸞簫。乃鸞簫侍女霓裳也。前代鸞簫入
 宮。今日亦代鸞簫謝恩。宓妃道。卿以待女而有義俠
 之風。一發可嘉。我當奏知聖上。特加褒獎。霓裳拜謝
 而出。次日詔旨頒下。鸞簫霓裳並封夫人。兩箇受封
 畢。然後再一齊入宮。同見宓妃謝恩。後來霓裳生一
 子。即尙宓妃所生公主。做了駙馬。鸞簫亦生一子。早
 歲登科。祝生官至宰輔。鸞簫奉養岳老夫婦。終其天
 年。祝生又討一副壽官冠帶。與岳老。以榮其身。賀公
 祝公。未幾都告了致仕。悠悠々林下。各臻上壽。祝調鶴
 在雲州。政聲日著。韓愈陽城輩交章稱薦。官至節度。

無一遺憾正是

聖主褒忠悃

賢妃獎義風

鳳奴與鸞從

一樣受王封

詩云人而無義不如死讀本篇者亦可以猛省焉

看官聽說。奴婢盡忠于主。即不幸而死也。喜得名標青史。何況天相吉人。身名俱泰。何苦不發好心。不行好事。致使天下指此輩為無情無義。故在下特說此回書。以勸天下後世之為臧獲者。

評

奴婢呼主人為衣食父母。則事主當如事親。為人僕者為人臣。則事主當如事君。作者豈獨為

主僕起見。其亦借以諷天下之為臣為子者乎。

至于文詞之美。想路之奇。人勿謂是餘技也。苟

曰補天。非頑石可補。須此文成五色。差堪補

之。

明治戊子夏八月
香國司花情詠觀

評五色石卷之八大尾

明治十六年十月二日版權免許
同年十一月廿二日改題御屆
同十八年五月出版

評點者 服部誠一

福島縣士族

出版人 高田重助

東京府平民

東京府下本郷區湯島
天神町一丁目四番地

發行所 有隣堂 第一活版所

